



何海鳴著

怒



怒 第一集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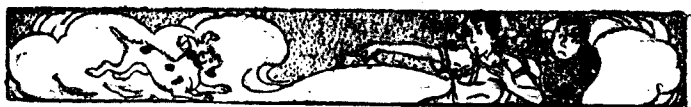
- 楔子 苗秀士咏石演物語……………李將軍射虎作寓言
- 第一回 身世伶仃災童得主……………風塵勞碌戰將還家
- 第二回 政局占機先熱中工弄巧……………閻規分博進取下恨無恩
- 第三回 小斷遊上京賞心悅目……………窮東候閣客攪肚翻腸
- 第四回 花國觀光馳騁饒雅興……………柴房臥病憔悴隱芳蹤
- 第五回 羨軍職師爺求保舉……………搶財神倡女啓爭競
- 第六回 弱妹作犧牲新交意淡……………妖姬懷嫉妬舊愛情濃
- 第七回 拾墜歡消磨永晝……………偷靈藥困頓良宵
- 第八回 孽海無邊皆色慾……………殘花到處有啼痕
- 第九回 禍不單行一夕惡緣身受累……………數由前定三天清恙局翻新
- 第十回 側室信蕭閒品題馬弁……………孤星同搖落拜倒鴉環

怒

求幸福齋主著

楔子
苗秀士咏石演物語
李將軍射虎作寓言

這一部小說。若照歐化的新文學的格式。書的名兒。儘可簡單乾脆的題上一個「怒」字。也就成了。如今爲保持著章回小說舊文學體裁的面目。寫作『豪家怒史』又名「怒緣」。挂上了些零碎。倒又可預先作一點楔子來說明。本來人生之有怒。是占著七情中的第二位。天地間生下人來。不分強弱貴賤。都有他獨立的個性。也就都有他很平等的自天所授的七情。從七情中單講到這個怒。似乎只是富豪的人才配專有。他們的一怒。每每深藏着一種不測之威。大可以毀滅了世界。至少也足以損害一個平凡可憐的窮人。若勉強往好處講。有時或亦能激動起一個受損





害者的反抗。由反抗而勃然興起。倒應該感謝他所賜與的這一種偉大的動力。又或作威作福。作用相連。因富豪們特有那種海闊天空爲所欲爲的怪性格。往往行事不按着普通軌走。一旦弄得出奇。爲了富豪別有無名的惱怒。本欲發威降殃于人的。卻竟會結一個意外的果。偏偏是降起福來。那便算是偶然的施與吧。至于平凡的窮人呢。生在這個階級顯然的世界上。也似乎應該安點分。知點足。放和氣些爲妙。尤其是對於那臨頭蓋頂的富豪。更沒有發怒的地位。然而這七情中的一怒。若真個在靈魂中作起怪來的時候。自覺著非怒不可。那麼。怒一怒也是好的。甚或還可視爲藥物中的補劑。這補劑的效用。可以督促著這般人求地位的向上。謀愛情的爭奪。尋物質的享受。圖事業的進展。并以這種種好好壞壞的目的。用怒不可遏的精神去追逐和進行。當作是人生神聖的義



務倒又沒有什麼辦不到和做不得的事呢。不過到了目的完成。由這付補劑的功力。把一個平凡的人也滋補成功一個富豪。或另發生了什麼不良的變化。以及這些事究與人生有無量大的意義。須看各人所本的動機如何。所採的途徑怎樣。事情是非常複雜的。做小說不當多說主觀的話。只好存而不論。但我知道人類強弱貴賤的階級間。是常有那種交錯的衝突。和循環的演進。而其中在作怪的。多半還是這個怒字。於是這種種的怒。因那些交錯的衝突而發生。卻并隨着循環的演進而不能止息。其中尤以平凡的弱者的一怒。爲最有精采。可算是占着原動力的最大部分。力能支配人類全部的歷史。而永遠留存于現在和未來的社會。若有不信。我可以從這方面寫出點一鱗一爪來。先以一詩爲證。

取置豪家白玉闌

終嫌格調太單寒

何如飛去投榛莽

留與將軍作虎看

這首詩據說是前清造過反的秀才捻匪頭領苗沛霖作的。頗具有狂放不羈的個性。桀傲不馴的作風。和滿含着啞啞叱咤的怒意。固然是非秀才作不出。也無怪他做了秀才還要造反。不幸詩的末一句。語氣不大吉利。成爲一種語讖。弄不出好結果來。反雖是造成了。成王敗寇。卻終于被幾個忠君愛國功高福大的將軍們。似射虎一般。將他輕輕的收拾完了。苗秀才的事。姑不去談他。只是就詩論詩。倒頗可發生點新見解。詩題是咏石。大概是寫在一幅畫着水墨石頭的畫兒上的。第一句。取置豪家白玉闌。所謂豪家。自然是富貴豪顯之家吧。一塊頑石。是山林草莽的貨色。并不高貴。一旦有緣得以取置豪家。總算是被豪家看得起。身入高門。聲價十倍。豈非是頑石千載難逢的幸遇。在趨炎附勢的人們看來。真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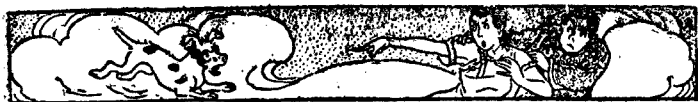
如何羨慕呢。何況還置之於白玉闌中。地位是何等名貴。點綴得是何等高雅。陪襯得是何等堂皇。可見是既得叨隸帡幪。并還很受豪家中人的特別優遇。這還不足以自驕自滿嗎。那知頑石這件東西。性情煞是古怪。與尋常流俗人士不同。卻緊接着怒氣沖沖的來了一句。終嫌格調太單寒。頑石呀頑石。你在白玉闌中醉生夢死。無識無知。享受着榮華富貴。過一輩子舒服日子。是何等的不好。你爲何平白地鬧脾氣。要講究個什麼格調呢。格調這個不祥的名詞。不知害盡古往今來多少有氣節有心胸的奇人。有才華有操守的志士。以至于講格調講究得窮極而討飯。被天下黃毛豎子所竊笑。又每每鬧到荆棘滿前的地步。被皇帝老子混世魔王窮搜冥索的抓了來開刀殺頭。你這塊頑石。如果有些靈性。曉得些人情世故。便應該懂得這吉凶禍福的巧妙玄機。趕快別講究這個洪水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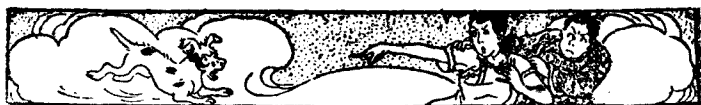
獸般的調調兒才好。幹嗎要任着性兒。敢向這危險的道上鑽呢。果不其然。你只要稍微講究這調調兒。一下子。便登時虛火上升。渾身窮骨頭發癢。嫌這樣。嫌那樣。安樂得不耐煩了。也許是頑石孕受天地露氣。及日精月華而生。質地和內心都十分清潔。便自以為比濁世俗人正派。又兼之七竅玲瓏。別具法眼。視覺上容易看個透明。平日價把豪家的內景看得多了。覺得這些人都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表面上雖像煞有介事。裝扮着正人君子。骨子裏。却口是心非。卑污齷齪到了極處。縱然一時驕奢淫逸。好像置身天堂。實則罪孽重重。惡因常種。偶而良心有知。煩惱立至。無異于在地獄受罪。頑石夾在這渾水淘裏。名園中所處的地位雖高。實不過是貴人的頑物。白玉闌中布置雖雅。看去也無非是些枷鎖桎梏。濟生變成不自由的罪囚。并玷污了自家的清白。不是誇口的話。這一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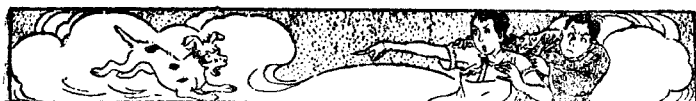
裏裏外外。誰都不如我和我那同姓宗兄大門外石獅子太爺來得乾淨。石獅子鎮日坐在大門外昂首向天。悠然自適。看不見裏面這些怪把戲。還可媽糊過去。只有我被白玉闌所束縛。沒法擺脫得開。成年成日。要見這些不願見的人。看不願看的事。既不肯同流。又不耐合污。滿肚皮脹得難受。也就只好向着自己發氣。嫌自己格調單寒的不好了。嫌來嫌去。忽作遐想。這思想界的祕密。本來是極自由極神奇的。任憑什麼厲害的枷鎖桎梏。都鎖拏禁錮牠不住。除非是牠根本上靈性汨滅已盡。無心無肝。全不懂得思想。只要有絲毫靈性未滅。偶一觸動了這思想的本能。便內心裏熊熊燃燒着。一發而無涯無際的不可自止。這頑石想些什麼。也不外夫返本還原。率性歸真。仍想到他那出身的山川草莽上去。頑軀雖長。困在豪家。思想卻會仗着神力平空飛起。一飛飛到榛莽。而巧構着何如。



何如的意象。但究竟是何如的何如呢。又究有什麼妙處與用處呢。說來不覺可笑。也不過是留與將軍作虎看啊。這個將軍與這個虎。提起來卻另有個掌故。昔日漢飛將軍李廣。不大得志的時候。嘗醉後夜行邊關之外。見榛莽中隱約伏着一個猙獰凶惡的老虎。仗着膂力和技能。乘着酒興。扯出隨身弓箭。準對着那虎。開弓一箭射去。恰中個正着。翌日天明再往細看。卻并不是老虎。只是天生成的一塊大石。像個臥虎模樣。醉眼沒看得清。又使出神力當作真虎射。竟穿透一個大窟窿。但這個本事卻并非容易的。因此傳爲佳話。並便宜了這塊石頭。石以人傳。共成千古。就穿透了一個洞。也是大爲直得。這塊豪家的頑石。大概羨慕這位同類大小。留下有點虛名。便恨不得也與他有同樣的遭遇。石頭固然并非真虎。卽或就是千真萬真的。而沒有武松來打。李逵來擒。施耐庵來寫。也還沒什



希罕。所以他想石頭第一要像虎。第二還要巴望着李將軍看作真虎般。看一下。虎縱然并非什麼好東西。但既勞李將軍看了。後賣氣力抽弓放矢來射。便處于李將軍敵對同等的地位。承他看得起與他一樣威武。有來來來大家比個高下的資格。與他一樣的出風頭。而叨光同傳于後世了。做一個箭靶子。承受他一箭。好在箭靶子也是名人的箭靶子。那算什麼。箭靶子又有幾個傳名的。即或不是箭靶子。而就是真虎。一箭竟被他斷送性命了。卻了這一生。只要博個名兒在。也就算不虛度不吃虧了。那怕自己作犧牲。白白的成就他人的威名。自己甘于服輸做個失敗者。但沒有我。那裏會有他。後世人伸着大拇指提起他來。也斷然會一並提到我。猶如草莽英雄。嘯聚山林。橫行半世。一旦遇着官家的敵手。被他剿滅。流出自家的鮮血。染就他人的勳名。也總算轟轟烈烈過了一場。死在強



過自己的好漢手裏。總比老死牖下。死在婦人孺子手裏。漠漠無聞的強得多。又譬如戰國時候的一個策士說道。不用臣便請殺臣。用我與殺我。都可以發生知己之感。沒曾錯把我當作無用的膿包。頑石這種理想。雖會被天下那般自作聰明而其實偷生苟活毫無出息的人們。笑他有些獸氣。但他發揮出這妙諦來。大可以使中外古今許多圖王創霸不成的失敗英雄。和那些命蹇時乖。懷才不遇的倒霉志士。同吐出幾口惡氣。消盡一些塊壘。并得着些稍微慰藉。就是做這首怪詩的苗秀才。約莫也是滿懷鬱怒。預作這未來失敗的解嘲。自寫其神奇高尚的思想罷。幾千百年傳到今日。世界上的人類。也不知是那種生理學變遷的關係。和受了那股子惡劣的遺傳性。眼眶兒愈變愈窄。愈弄愈小。狹小到只有一絲一縫。一星星的微光。眼界裏淺得無可再淺。看着那富貴豪顯。那怕僅是暫



時的頃刻的。略勝一籌的。都覺得是非常之好。一窩蜂似的全搶着往那熱處鑽。高處扒。什麼卑污苟賤的手段。都毫不介意的做得出來。假使有豪家的白玉闌。可以容他安處的話。正是皇天有眼。祖宗有德。機會難遇。時運大來。求還怕求不着。又豈肯輕輕錯過。那怕打破頭和罰他變矮三寸。也定要爭着擠進去嘗嘗異味。即使撈不到嘴。單臭着點臊腥氣。也是好的。及至真遇有豪家欽賜他出入豪門了。居然青不青白不白的。瞞了他一眼。像豪奴一般收留着使喚着。高一些的當個拍打吹唱的清客。低一些只在門房角落裏伺候着跑狗腿。一樣都是好氣數。好似一生都從此受用不完。那格調是什麼東西。能值幾個大錢。寒不能當衣穿。飢不能當飯吃。講究這些幹嗎。就是要講的話。吹牛拍馬。請安打躬。自另有一種奴才式的格調。處處與實利主義有關。一生也講究不盡。更無暇討論什



麼單寒的古怪格調。除非是一不小心。把豪家得罪了。或者阿媚之術不工。巴結的不得法。被豪家發了怒。屏諸門牆之外。大喝其西北風。那才是真正的單寒呢。若是好端端的有靠山可托。誰不願意在高樓大廈中。暖和和。誰肯發癡般。再想飛到榛莽去挨餓受凍。偶爾縱有個把腦筋未曾麻醉透的書毒頭。良心未曾扔乾淨。有意無意之間。忽然覺得這種奴顏婢膝的玩意兒。有點不登樣。臉皮上紅了一紅。再假裝着嘆了一口無可奈何的悶氣。已經是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可稱聖之時者也。然而這種人。注定是餓鬼道中人物。絕不能一帆風順。富貴白頭。在一般人看來。已畢竟不足爲訓。至于像苗秀才那樣。吃了豹子心。老虎胆。竟敢發抒着。那不應該和不配有的怒意。流露出那種大逆不道。背拂人情的怪思想。怪格調來。簡直是萬千人中。難尋有一個半個。照着物以希罕爲貴的原



則似這一類不輕見不易有的怒法。姑無論其在平凡的人身上。是否具有補劑的功效。抑有無好壞不同的影響。但至少總算是個不尋常的東西。自另有其獨特的珍奇的價值。做小說的我也就是打算在這個上頭演繹出個不大平凡的故事出來。讓諸君見仁見智的各別看去。或者將來有人因此便將這個怒字。另有一番最新的估價。也未可知。而這一篇楔子。藉苗秀才的石頭。李將軍的老虎。寫成一點似物語又似寓言的文字。倒又和一篇兀長的序文差不多。再往下從第一回起。那才是本書的小說正文呢。另寫出四句韻文來。預先說個大概。正是。

賢昆仲積孽逞豪奢

小兒女寄生強掙扎

俏主婢祕幕起波查

莽男子隨處多牽罣

滑稽香豔長篇

程瞻廬著

唐祝文四周傑傳

本書著者程瞻廬先生——

年紀雖老 文筆極新！

寫出來的俏皮文字 看了誰都要噴飯！

你看——他把一部的三笑彈詞

變成這樣一部妙盡妙絕的滑稽小說——

無一句不好笑 無一回不好笑

全書六十萬字 可換六十萬聲笑

你能看了下面兩回不笑麼？——

現在趕印

全書洋裝八冊
定價大洋七元

特價四元二角

函購寄費
二角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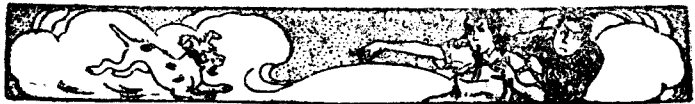


第一回 身世伶仃災童得主 風塵勞碌戰將還家

話說北京從前未改名北平的時節。有這麼一年。這麼一天。約莫是黃昏時候了。前門外西車站。忽然的搖搖擺擺。來到了一列大車。這到底是那一次車呢。若有一個專門的旅行大家問我。難道你們貴國鐵路局頒行的火車表。就沒注出列車次數和應該到站的一定鐘點嗎。我便忙裏偷閒答道。我們敵國人矛盾着講究個古國的形而上的哲學。又時刻不忘攙和上西洋的形而下的科學。一方爲着偷懶。不肯再勞動兩條腿在地上走路。所以要坐火車。一方卻又要無拘無束。無爲而治。毋須乎遵照火車表上的序列和鐘點。有力量湊齊了車頭和車輛就開車。任憑車頭的健康怎樣。和坐車的闊人們意思怎樣。愛走便走。愛到便到。半是聽命于自然。半是秉承夫權勢。旁的掏腰包買車票的小百姓們。能够從車窗裏



鑽進去坐一坐。已不容易。還有誰來敢管這些章程規矩。本回書這列火車。究是那位闊人命令所挂。主持所開。或是尋常循規蹈矩害着第幾期肺癆症的那位老車頭所拖帶。因為我不是鐵路中人。倒就無從查考。這車到了站以後。火車雖很疲乏的不聲不響就歇住了。坐車的人們。卻都還餘勇可賈。不肯安靜。黑魃魃一大堆忙着下車。嚷着叫着和脚步聲音。一時忙亂交響起來。還有那旅店接客手發宣傳品的伙計。帶紅帽的脚伕。以及許多并非行旅莫明其妙的人。也夾在裏面起鬨。不知張羅拉扯些什麼。著書的人眼光也窄。只注目到一羣灰布軍衣服裝不整的兵士。約莫四五個。由一個腰挂盒子槍的武裝馬弁。和幾個灰布長袍黑緞馬褂或青色坎肩。又像事務員又像當差的人領導着。喝開了擁擠的雜色人等。閃出一條寬道。猛向頭等車邊撲去。為首的人一縱步先跳上了車。



正要往裏尋找。只見裏面武裝馬弁。尤是不少。攔門的一位。與他頂頭一碰。在那一線微光的車廂頂上電燈泡之下。彼此辨認都是相識。這人心上一喜。便含笑着先打招呼道。老王。你好呀。你們都到了。辛苦啦。五爺呢。二爺接着了電報。特打發我們來接五爺的。我們人都來齊了。在站上候了好幾個鐘頭呢。那馬弁也笑道。你們都來啦。團長在包房裏呢。說着。用手一指。早又見前面不遠包房裏伸出一個瘦削臉瓜翹起。兩撇小鬍子的腦袋出來。正在那裏東張西望。這個當差的認得是誰。趕忙擠上前去。走到包房邊。對那小鬍子恭敬而敏捷的請了一個安。垂手站立道。五大人。您金安呀。二大人已知道您今天回來。我們全來接您啦。宅裏的汽車。和裝行李的載重汽車。全開進站候着了。那小鬍子也欣喜道。我就知道你們准會來。好。我們走罷。隨又向左右望了望。大聲叫道。你們都把東西



歸着好了嗎。走啦。兩頭便有好幾個馬弁不約而同齊聲應道。早歸着好了。這小鬍子便再不言語。把身體從包房裏移動出來。只見他身穿一件嶄新的天藍色花緞夾袍。罩上件青緞對襟坎肩。在第二枚鈕扣上和右方口袋邊斜挂着一條很粗的金表鍊。并吊宕着三兩個外國金磅。脚登一雙中國式的漆皮鞋。頭戴一頂青緞瓜皮小帽。還當中綴着一塊藍寶石和一件五色尖棱小寶石嵌成的軍徽。一手拿着一根上好籐質頂鑲綠翠的細小精巧的馬鞭子。另一隻手卻另舉起一枝像旱煙桿一般長不過一尺的象牙紙煙嘴子。不斷的向有鬍子的口邊送進。抽噴出一縷縷的輕煙來。徐徐擺着官步。向車門邊走去。三五個馬弁和剛纔上車的那當差。緊緊在背後跟着。剛一步踏下車。見一羣迎候的人叢中。有個肥頭大臉身裁滴溜滾圓像買賣人裝束的人。對着小鬍子行了個脫帽禮。



鞠躬致敬。也叫了一聲五爺。這小鬍子微笑着拿馬鞭子一指道。伍繩秋。你幹嗎要費事到車站上來接我。那伍繩秋笑嘻嘻地答道。應該的。小鬍子便走着問道。宅子裏近來沒有什麼事嗎。伍繩秋在旁邊追隨上應道。宅裏都好。沒有什麼事。小鬍子忽然無意間看了伍繩秋一眼。又說道。你紅光滿面。近來越發胖了。伍繩秋道。這還不是托您的福。在您府上吃得安樂茶飯。吃的這樣。小鬍子聞言。聳動着肩膀樂了一樂。順手舉起馬鞭子向伍繩秋肥頭上幾晃。恍惚輕輕敲了一下道。你瞧你這樣。真有你這一套。便果然打得伍繩秋一顆肥頭只轉動着打圈。一陣得意忘形。只是嘻嘻的笑。猛又見一輛漂亮的雪佛蘭轎式汽車。停在月台上。從司機座位裏跳下來一個汽車夫。走近前也請了個安。并趕忙開了車門。一迭連聲請五大人上車。伍繩秋等小鬍子坐進車裏。幫着來關閉車門。



在車窗邊說道。五爺。我在這裏照料行李罷。車廂裏忽地發出話來道。得啦。有他們招呼呢。你就上來坐罷。隨見有一隻手伸了出來。一拖就把伍繩秋拖了進去。伍繩秋把擁腫的身體塞在車裏面。彎着腰假意的還要扯那嵌在車壁上的倒座。小鬍子就又抓住了伍繩秋的手。向自己膝前拉道。這裏蠻寬敞的。兩個人并坐着正好。你還要客氣嗎。伍繩秋不再推辭。才貼到小鬍子身旁。斜簽着坐定。不料汽車還未曾開動。眼看一大羣馬弁。一窩蜂似的齊向汽車撲來。抓的抓車門外的銅扶手。扳的扳車前的玻璃擋風板。你搶我奪。全想跨着車沿邊捎帶了去。車廂內小鬍子看得清楚。吆喝了一聲道。媽的。上那麼些個人幹嗎。快滾下幾個去招呼行李。便有幾個識趣點的。嘖咕着跳了下來。連那個老王也在其內。這轎車上便恰好只留有兩個馬弁。在左右兩旁站成一對。風馳電掣般先走了。



那個爲首的當差忙喊着老王道。王金貴這裏還有載重汽車呢。老王撇着嘴罵道。奶奶的。趟趟都要咱來管行李。咱不管便誰都不問。李子興勞你駕。車上東西多着呢。叫大夥上來幫着搬罷。說着。跑向火車車窗邊玻璃上。用手重重敲了敲。車裏面登時有人把車窗放下。現出一大一小一長一矮的兩個人面。大的是另一個馬弁。小的卻是個小兵模樣。十六七歲的一個小孩子。這小孩子問道。怎麼還不搬東西。王金貴大聲道。就搬啦。你們快一件件從窗戶口遞出來。於是大大小小的皮包。籐籃子。毛毯子。布包袱。帽盒子。熱水瓶。夾七雜八一樣樣傳遞到外面。還有幾宗大件頭。也另有人上去積了下來。接着那小孩子也跟着下了車。再幫着大夥將東西一件件往敞車上運。李子興忙中留神細看那小孩。到也五官端正。機伶活潑。似乎向來沒見過。便問王金貴道。這小孩是誰。王金貴笑道。



是團長在河南新近收留的。他是個苦孩子。爲着逃荒。爹媽都死絕了。當兵沒當上。混在我們團裏第八連擔柴草。做一名小伙子。不知怎的。被團長遇上了。問了幾句話。回答得頂俐落。團長喜歡他聰明。就提升到身邊做小富差。待他比待我們還好。這小子鬼着呢。隨又指着這小孩道。小朱。這就到了北京啦。有規矩的。頭一趟初到。要朝着大城門磕三個響頭。那小孩搖搖頭道。我不信。不多一會。東西裝齊。大夥一擁上車。車上馬達一響。就駛出了車站旁邊的木柵子門。這小孩緊伏在車上後段木柵邊。一眼看去。只見一塊大空地。吵吵鬧鬧。停了許多車馬。迎面黑沉沉兩大堆。好似兩座矗立的大石山。山旁疏朗朗幾根電綫桿。裝着幾盞電燈。燈光微闇。得好似小線香一般粗細。近前一看。才辨認出是兩座城樓子。卻并不連接着。故而前面孤單單。黑壓壓。高巍巍的一個。越發像一座山模



樣。剛一奇訝。汽車已走進了一個城門洞。不多幾十步。又看見一座最高最大黑影連天的大城樓。隔在一道很長很高的紅牆以外。汽車又向一個大牌坊裏轉一個彎。地面似乎更是昏暗。左一面還是紅牆。右一面卻好像一片迷濛的曠野。只遠遠的望見一些樓房影子。和間或閃出一二盞精亮的燈火。不免猙獰奪目。看了胆寒。其實那就是東交民巷使館界堡壘式的砲台圍牆。不過這小孩初到不認得罷了。暗想有名的北京城。怎麼一進城便如此冷落怕人。有些地方。遠望去還像魔窟一樣。正沈思間。汽車又闖過一個牌坊。再一拐彎。這才看見一條燈火輝煌十分繁盛的街道。從這街市上走了一陣。又漸漸冷靜了。另轉過一條橫街。再一直的走。經過四四方四大牌樓的所在。街市上又熱鬧了一小段。忽然鑽進一個狹小的衚衕裏去。不很遠就停住在一家大門口了。大門裏走



出幾個人來。幫着車上一夥人搬東西。這小孩子跳下車留神試看。這家大門到也闊壯。門臉兒蓋得像個亭子。兩旁門邊牆根下有兩方石座子。門上漆的是嶄新的朱紅顏色。釘着兩個光亮的白銅環。頂當中有個大而且圓的白電燈球。上寫個周團長的周字。正看得出神。王金貴拍了他一巴掌道。別裝傻。把東西往裏搬呀。人多手快。這小孩只撈着一件藤織的小手提包。跟了大夥兒往裏面走。門內迎面是一堵水磨磚的照壁。當中擺一個大魚缸。露出一座小石山在水上面。左右分列着兩大盆萬古常青的櫻欄樹。從左首轉彎進去。是一個小院落。再走進個很精緻的二門。又是一個大院落。兩邊全有采色繪畫綠漆雕欄的走廊。許許多的花盆兒堆滿了一天井。正當中雖有一所雕梁畫棟的廳屋。等閒人卻不許往裏面進出。只打從右側方過道裏再跨進第二個不大不小的院子。四



面俱是房屋。一路燈光照耀如同白晝。隨着衆人小心謹慎的踏進了北上房。將手提包安放在門邊。一張茶几上垂手立在那裏。只見裏面男男女女。立着坐着。好些闊氣非凡的人。他的周圍長坐在一把靠椅上。一眼瞧見這小孩。便招手道。小朱。你過來。見見二大人二太太。小孩子家規矩都不懂。快磕頭罷。隨又朝着一位身材魁偉官氣十足年老一點的人和一位綾羅徧體脂粉滿面軀幹壯碩的中年婦人說道。二哥二嫂子。你看我新收的這小當差。樣子雖土裏土氣。倒還怪機靈的。這小孩聽是說他又害臊。又胆小。又躲閃不掉。只怪膝頭倒運。剛才未拜城門。仍不免撲咚撲咚對着二大人二太太不成敬意的拜了兩拜。趁他正在推金山倒玉柱。爬在地下大做其叩頭虫的時節。著書的人姑且罰他在地下多爬一些時。偷個空兒。先補叙周圍長在先和伍繩秋同車回到本宅的情景。這



周宅的地點。是在東四牌樓六條胡同。到門下車之後。伍繩秋把周圍長領到上房門首。就告迴避。自到他的住屋裏去了。二大人和二太太正在上房裏靜候着五兄弟。見周圍長一腳踏進來。二大人二太太都立起來。喜笑相迎。二太太并搶着先開口道。五兄弟。你近來身體好呀。弟妹們在河南好麼。怎麼不同來。你一路打仗。辛苦啦。但聽說快要升旅長了。應該替你預爲道喜。今天火車怎麼到的。這般晚呀。周圍長彎彎腰點點頭答道。承二哥二嫂聖念。我和弟婦一向都很平安。旅長是早代理了。只是還未實授。哥嫂近來也都好嗎。嫂嫂卻更是發福了。近來常打仗。弟婦所以不便來呢。今天的火車本來是尋常客車。我因爲怕招閒話。旅部裏雖有現成扣下的專車。都沒曾坐來。只胡亂帶幾名馬弁。佔了客車上兩個包房。也便將就了。按鐘點下午三點多。就好的。路過涿城站。有個很要好



的同事郭團長帶隊紮在那裏。我在停車時順便下去看望他。誰知他正在車站附近一家客店裏臨時團部中和朋友們吃着狗肉呢。又叫些土娼作陪。見了我來。硬要拉我做皇帝推幾莊牌九玩玩。我急于要回北京。直推說不是專車。這客車是立刻就要開的。下一次再來痛快玩幾天。今天不奉陪罷。但郭團長執意不肯。連說什麼專車客車。還不是一樣。只要我們坐上去。幾時開。幾時停。仍是由我們作主。我叫個傳令兵到站上吩咐他們押車的多停些時候就好了。你幾時牌九推完。幾時上去吩咐開車。那個大胆的敢不遵從。就是上頭萬一查起來。推說火車頭出毛病了。在這裏修理呢。便屁事也沒有。說着。早已派傳令兵扣車去了。我見這種人都是粗性子。不可掃了他的興。反而得罪了人。只好答應坐下去。胡亂推幾莊。幸而手氣還好。幾下子就贏了兩千多。他們輸急了不服氣。老不



准我歇手。這一賭就賭了三個鐘頭。方纔罷休。我所贏的錢。到底被他們敲回去了。一半。這才放我上車。火車雖無辜被扣了三小時。我可賺得九百多塊錢呢。二大人這才發言道。五兄弟怕未曾吃晚飯吧。隨又朝着自家夫人說道。這些閒話。可以慢慢的與五兄弟說。先招呼他們開飯。二太太也笑道。我真沒有你明白呢。沒想到五兄弟餓了。周團長忙道。不要緊。不急。二太太卻早已叫老媽子丫頭們將晚飯擺上來了。一家三人。便坐下去吃。吃完後。車站的行李。方才送到。那個小朱。也就是在這時磕的頭。磕完後。贛頭贛腦往旁邊一站。兩塊小臉脹得緋紅。家裏老媽子丫頭們全望着他好笑。二太太尤為笑得厲害。轉過面向他逗趣道。這個小廁優得怪有意思的。五兄弟。你怎麼會用這樣一個人呢。周團長便把這小朱的來歷。說了個仔細。并告訴他在團部中當小護兵的餉冊上。名字叫作



朱成隨又嘆口氣道。二嫂子您在北京。沒到過河南那些鄉角落裏。那真是苦得可慘啊。我上次出發。走過好些鄉村。常常幾十里內外看不見人烟。破爛的房子。空起來沒人住。門牕戶壁和屋頂。都被人拆卸了去。半點無存。屋主人是不知早流落到何處去了。間或看見幾個骨瘦如柴。餓的要死的人。躺在地下掙命。發善心給他點饜饜吃。他強行咽下喉。反而很快的噎死了。又常見樹林子裏挂着吊死鬼的尸骸。和大路旁躺在地下的倒尸。多少天沒有人收殮。被一堆堆的烏鴉。和一羣羣的餓狗。啄的啄。拖的拖。四分五裂。骨肉狼藉。真令人慘不忍觀。有時甚至連餓狗都不見。一切生物全餓絕了呢。害得我們軍隊。在這種地方行車。也是苦不可言。不惟給養無處補充。每每連開水都討不着一滴。乾柴都尋不着一片呢。便是朱成他的老家。原先本也還過得去。有那麼百十畝地。也是爲



了連年鬧兵荒。鬧土匪。鬧旱災。有田沒人敢種。有錢買不到糧食。父母隨着本村的人一齊出外逃荒。吃不來苦。半道上死了。才撇下他這窮苦的小子。二太太聽罷。不由花容失色。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怎麼這般苦。這一個年頭。真是天收人的時候啊。二大人也嘆道。這那是天降的浩劫。還不是連年內爭不息。政治不良。所釀成的應有的現象。所以我向來懍然以此爲戒。絕不想出大風頭。作政界大人物。只隨便混個將就。像樣。不愁沒舒服飯吃。就很知足了。無非怕造這個大孽啊。周團長道。那多半也是天意。好在我們這種只供大頭兒使喚的人。絕不負何等大責任。國家大事。又非常繁複。更不是兩三個幹尋常差事的官兒。盡些心力。所能轉危爲安。挽回天數的。我們也就毋須多抱杞憂。混一天過一天便行了。說罷。呵欠連天。大有倦意。二大人道。你大概是乏了罷。今晚可早些安歇。明天你



大約還有不少的事呢。二太太也道。五兄弟休息休息。不妨早些睡。東廂房屋子很乾淨。我早已鋪排好了。隨即督率男女僕人將五爺行李全挪到東屋去。齊齊整整的安放鋪設起來。朱成也夾在其中做些瑣碎之事。周團長向嫂子道了謝。即緩步去到東屋。二大人與夫人另講了些閒話。忽然也移步要想外走。二太太隨即哼了一聲道。你又忙的是要到小公館窩心去了嗎。二大人登時停住脚。不由兩口子相望着臉色都不大好。看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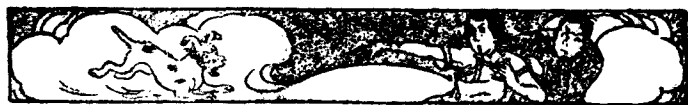


第二回 政局占機先熱中工弄巧 閩規分博進馭下恨無恩

這第二回開始。暫不緊接前回。且先補敘清周家的狀況。原來這周家是舊直隸省有名的世家。弟兄五個。除了老大已經逝世。其餘都在外面做官。一門鼎盛。聲勢十分顯耀。老二名叫周國虞。年紀五十多歲了。是個亦文亦武不文不武的全才。相貌軒昂。身幹肥大。國字臉。八字鬚鬚。像戲台上加官模樣。一見而知是個渾厚圓通精明滑溜的富貴相。平生發達得很早。在前清時便中過舉。捐官又當過兵備道。并幹了些督練公所幫辦。出洋攷察大臣的隨員等等新鮮差使。早就自命爲中國的維新人物。到了民國。這類新派官僚。甚是走紅。依然做過外省道尹。中央政府財政部。司長參議院議員和一切顧問諮議秘書種種官職。按照他政治上的手腕。這樣還是委屈的。他若肯使勁往上扒。特任官的總長。早已做了。只因



他工於心計。放長眼光。曉得特任官位置不多。政界中風波又起伏不定。冒冒失失過一次大癮。一旦摔了交下台。便得閒起來。不容易再有機會。另找那特任官珍貴的交椅。又面子上不便回頭再來屈就小事。況且地位越高。風險越大。說不定一個政潮鬧下來。鬧個嚴令通緝抄家產的結果。雖十有八九可以僥倖跑開。藏躲幾時。又可暗暗鼓動政潮。依然捲土重來。翻上一個大本。不過終究帶點危險性質。萬一不小心。難關上消息稍欠靈活。脚底板上的油搽得不透。一失脚被敵方生擒了去。敲骨抽筋。罰錢贖票。豈不大吃其虧。甚至人財兩失。被衛生丸了結了性命。尤爲蝕盡老本。象牙算盤打來打去。實是不大划算。不如始終只當個二等脚色。做個簡任官兒。仗着腦袋尖。到處能鑽。多兼幾個優差。另吃幾份掛名乾俸。論薪水總共的收入。絕不比特任官少。再設法接近幾個大人物大



財閥替他們辦點秘密勾當。拉拉扯扯，拆份分肥。暗中的進項，仍是一樣可觀。而且外表上半點風聲不露。神不知，鬼不覺。大頭兒的大槓子，也敲不上他的身。發的橫財，便格外貼肉。只須八面玲瓏，眼光四射，少得罪人。多飛些媚眼。朝秦暮楚。那一方來都巴結得上。好在商標上明擺着是個走狗身分。供誰使喚都行。無論誰上台。總得使喚幾個腿子。拚着乖乖的跑腿罷了。有誰來與他爲難。便不愁飯碗不牢。地位不固。且落得無災無難。做一輩子名利兼收的舒服官。也絕不肯放棄他這個絕妙絕妥的保險政策。有幾次有人想拉他做一任次長。他都再三謙讓。抵死不肯掉進這個陷阱。在北京平平穩穩一住十年。到了目前。雖在鬧着官災。在許多小脚色弄得欠薪山積。衣食不週。他卻好差事沒有一天落空。大洋錢沒有一月脫手。好生生地兼着交通部委員。稅務署顧問。外交部行走。北國



銀行監理。商標局幫辦。電氣公司交際。交易所董事。某省督軍公署參議。某軍駐京辦公處處長。一類大大小小的闊差。差事雖多。卻多半沒有重大的職守。用不着多勞神。機關又全是些按月發薪分毫不欠的。數目多少不等。一古腦兒聚起來。倒也成一筆巨數。又因他所揀選的這些上司們。不是軍閥。便是財閥。赫赫威靈。聲勢浩大。仗着做靠山。外場正是體面。消息也很靈通。另借機會做些旁的買賣。進項尤爲不可限量。所以十餘年來。從沒受過半星挫折。向沒擔過一絲驚恐。左右逢源。無往不利。功名利祿。集於一身。不是他這樣一個漂亮人。誰能撈得着這樣的地位呢。周家弟兄。實際以他居長。地位也是他最高。自然便是一家的主體。中堅的臺柱。他的三位令弟。都靠他拉拔着庇蔭着在外面混事。老三名周國夏。在外省當縣知事。官兒雖小。倒是個剷地皮的抓錢能手。老四名周國商。



名副其實。是日本商科大學畢業出身。索興改入了商界這一行。現做着某埠北國銀行分行行長。因為乃兄是總行中的監理。後援甚強。已占據着金融界強有力的位置。好在如今官商不分家。越是大官。越想弄些公司總理董事做做。也越是大商。越便接近官場。容易過得很好的官廳。外國銀行的華買辦。被大軍閥收寶貨似的請來做財政總次長的。不知有多少位。周國商眼前雖實行作商。實已築好一條將來做官的捷徑。最小的兄弟叫周國……且慢。若照他賢昆仲唐虞夏商周一路排下去。是應該叫國周才對。無奈他的尊姓重複了這個周字。叫着周國周。實在說不大通。轉了個很聰明的念頭。用周家開國始祖周文王的廟諱來代替。於是他便名叫着周國文。他幼年的時節。乃兄已是大發達了。他的學業。便由二爺國虞主持。這也是國虞眼光很遠的長處。深知道武人在中國正



要時行。自身雖也幹過武差事。吹吹牛自命知兵。空竟還是外行。沒受過開步走預備放的軍事教育。不能算正式軍官。便也就不能正式帶隊伍掌兵權。做到一個割土分茅的大軍閥。就打算培植這個小兄弟。不讓他學文了。反叫一個以文字爲商標的人。從反面上學起武來。在保定軍官學校畢業以後。分發到河南車隊裏服務。由師部副官而營附而營長。不幾年就升到團長。因爲河南魯大帥。與他有師生情誼。平日很喜歡他聽明精幹。學識俱優。軍事上固然操典戰術。件件應答如流。偶而談談古文。或步韻和兩首大帥平平仄仄山東大鼓般的七言八句。也居然像個才子。禁不起大帥拍掌稱奇。特別賞試。就升官升得飛快。新近本旅旅長。與大帥鬧了點彆扭。請了病假。又馬上委他兼代旋長職務。近來一路作戰。勝利非凡。隊伍已由河南開到河北境內。大帥也啓節入京。正想執那政



治中心的牛耳。周國文趁這個便。以進京向大帥請訓爲由。也進京來玩一趟。一來看望兄嫂。二來和乃兄還要祕密商議點重大事情。到了京宅之後。夜間臨睡。去到東廂房。他二哥國虞。也要跟了去談話。不想夫人起了疑心。以爲他是上小公館窩心去。他聽着不是味。才冷笑着答道。你怎麼一開口就總想到這上頭。我是因爲老五好不容易才回來一次。我弟兄多時沒見面了。很有些事情。要過去和他細細談談呢。他夫人繃着臉說道。五兄弟剛到。應該歇歇。什麼話不好改一天慢慢的長談。我曉得。你無非藉這個因頭。到東屋轉一轉。就此溜到小狐狸精那邊去。不要你的老臉。我明天定要告訴五兄弟。好好臊你一臊。國虞不耐煩的且行且說道。好了。少嚕嚇點。隨卽一步踏出門外。走進東屋。國文正在裏面叫朱成向提盞內檢出一種器具。往床上擺着。吞雲吐霧般解悶養神呢。國虞搖手



示意教國文莫要立起來。順勢也往鋪上左邊一頭躺下。慢騰騰先與國文談些閒天。并問些河南軍隊裏現在情形。國文一面操練着好手法。一面與乃兄說話。裝好了一桿。讓乃兄也玩一口。他昆仲倆本來都玩這個的。國文在軍隊裏幹事。習氣染得很深。此癮也比較的大。國虞是個漂亮官僚。只在應酬場上鬧一兩口當着玩。并不讓牠成癖。也并不按天準時候辦。當下接過。呼呼的分幾口才辦完。一離開嘴。就朝着屋頂天花板。上大大的噓了一口氣。將一股濃煙吹得逼直。往上直冒。真似氣吐長虹一般。爲的是不讓這煙完全入肚。是個很有分寸的法門啊。隨又說道。我行了。你自己弄罷。國文便自個兒大辦起來。身心既爽。談鋒大健。便一搭搭與乃兄把閒話談個不歇。彼此談到重要關鍵上。國虞想起一些心事。很鄭重的放低了聲音問道。你不是已有實授旅長的希望了嗎。這一步以



我看來。甚是要緊。必須够到這個地位。才有被人看得起的資格。向外圖個發展。雖這資格還不算什麼。骨子裏是靠那一旅的兵。須對付够個數兒。就如開銀錢號。必須有成萬的本錢。才能在交易所活動。搗搗把。發了利市。不然。就上不了台盤。我看。你這次到京。務必設法辦這一步。等到一旅兵抓到手。你在魯大帥方面。固然就够個重要腳兒。而旁的方面。同時也會把眼光注重到你身上。只要手腕活潑。將來就會有許多好機會。像打牌一樣。兩翻三翻。越翻越得利。不難也。獨當一面。如今的大頭兒。那一個不是從旅長師長任上。才漸漸發軔成功。國文躊躇了一刻道。我現已代理旅長。實授本很容易。這次打了勝仗。誰不想擴充隊伍。只須再添一團人。少一點說。或七百八百的。就是另外成一旅。我也有法子辦得到。不過據我眼光看。魯大帥這回出山。威風固然大振。實力卻遠不如前。徒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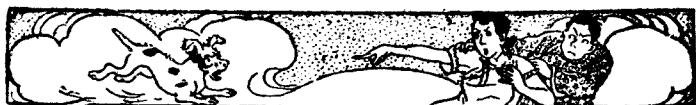
虛聲好聽罷了。我是魯派中嫡系人。平日很爲此事擔心。怕的是大帥這紙老虎架子。不甚牢靠。到拆穿了時。大家全得栽筋斗。因此我又不想爬得太高。以免將來筋斗栽得也大。國虞此時已另外燃好一支雪茄煙。在那裏一邊聽。一邊吸。聽到這。猛的噴出一口濃煙。似一片烏雲般在床前瀰漫。會合了國文那邊另一種輕淡的雲煙。便似曉霧迷茫。布滿了這一間小小的密室。更拍的一聲倒並着五個手指頭向床上一拍道。照呀。你看得很對。但我還有我的主意。由我們弟兄聯合着對付這種局面。可以萬無一失。不怕時局有何變動。或者變動一番。還更與我弟兄有益。你且聽聽我的辦法。是怎樣的巧妙。旋即附着國文的耳朵。又極瑣細的道出一些祕密的話來。原來那時支配政局的勢力。是分魯大帥與章大帥兩大系統。國文在魯大帥一方。國虞卻在章大帥那面做某軍駐京辦公處



長弟兄各占着一方。而政局上又常是這兩系互相起伏。在國虞的祕密計畫裏。以爲現時弟兄們只管各幹各的。不妨各事其主。好在這兩系現方攜手合作。彼此都有太平事做。不過將來有無變化。及勝利終歸何方。不大拿得准。不能不想法子。腳踏兩邊船。以留將來迴旋的餘地。弟兄二人從此要裏外通氣。祕密聯合着做些手脚。早些有個準備。臨時才不致措手不及。頂好是老弟在他那一面常常提起乃兄。說乃兄身子雖在這一面。心裏卻是出于至誠的。很想趁機會與那一面効些奔走。使那一面心下早有他乃兄這個人。而乃兄在這一面。自然也時時替乃弟鼓吹。說是乃弟很信老兄的話。早想同事一主。也替這邊盡盡力。趁便拉攏。就是先填好一張倒戈的預約卷。只須手脚做得乾淨。也是落得找些野食吃。將來這一把戈。究向那一方倒。還得看臨時的風色。單單吊些膀子。飛飛



眉眼原只是平常司空見慣之事。若將來兩系萬一分出個興衰得失來。老弟那一邊單獨得勢了。以老弟的地位。自可以將乃兄也拉過去。辦些政治和財政上的事務。早先原已疏通過。未必不肯收留。若乃兄這一方獨霸了。那更好辦。老弟橫豎是個手下有兵的人。又買個預約卷。臨時由乃兄抬抬手叫過來。現成的送一旅有槍有械的兵作見面禮。豈怕無人歡迎。說不定還要高升一級。或撥付一筆巨大的收買費呢。周國虞想得。出這樣一個萬全的策略。真不愧爲一個巧官。而國文與乃兄秘密合作。也是由軍官而政客化了。不覺談到夜深。國文于點頭贊歎之下。偶爾掏出金錶一看。已是兩點四十分。國虞這才叮囑國文早睡。明天早些去見大帥。和拜訪幾處要緊的朋友。說着說着。拔足踱出東屋。自去找他的地方睡去。究竟是否到小公館。卻無從查考呢。且說小廝朱成。原在東屋幫



着伺應。當周家昆仲密談甚久的時候。他斟上過幾回茶。下餘只是枯坐。在外邊屋子裏打磕睡。本來伺候團長。是馬弁們輪流攤班。每一班連他起碼總是兩個人。他雖沒定班次。應該常在團長身旁。但多少總有個伴兒。不至于一切的事都叫他去。何況他一個小孩子也絕對全做不下。今晚因爲初到北京。馬弁們知道事情很少。有兩個值班的。到上面來走動了一兩次。便溜出去剪髮洗澡去了。單留下朱成當那份苦差。好不容易盼到團長上床安歇。他才倦眼惺忪的摸到前面門房裏去找他的睡處。周家門房。在二門外一個小院落裏。東西南三面俱是下房。倒也容得下這多僕役兵弁。朱成往南屋進去一看。馬弁目王金貴和本宅門房頭兒李子興。以及剛才和團長同車的伍繩秋。再搭上一個很清秀的少年。正湊滿了四位。不辭辛苦的一下火車就搓起麻雀牌來了。李子興見了朱



成。大聲說道。你就在這西首裏屋大炕上對付攤一張鋪睡罷。朱成答應了一聲。是。找出了他的鋪蓋。往那裏面炕上一攤。就倒頭睡下。這個炕很大。鋪蓋雖擺着兩三份。卻一捲也沒攤開。這盡是他們同來的伴侶的。誰都不曾溜回來睡呢。朱成躺在枕上。耳聽隔壁房內霹霹拍拍。麻雀打得正熱鬧。還夾着許多說話之聲。就把他的磕睡虫不覺吵走。想睡也睡不成了。很無聊的。且聽隔壁他們在牌桌上說些什麼。靜聽一會。聽出他們叫那個不認識的清秀少年做柳舅爺。只爲柳舅爺贏了一點錢。王金貴拼命的嚷着。今天團長在涿站推牌九。郭團長從頭錢裏賞了十幾塊大洋。此刻卻輸了一半。門房頭李子興藉此就談到本宅的事。說本宅上頭也常常請客打牌抽頭。可是我們做下人的。比不上你們。一分就是十來塊。這只怨本宅的太太不好。專門向底下人身上刻苦剝削。歷次牌桌



上頭錢抽得并不算少。那一個月也聚攏來有二三百元。太太偏要一手掌管着。說是成總替我們分派。實際上卻定了個苛刻的章程。將這筆錢劈爲十股。酒席錢三股。香煙錢一股。丫頭一股。老媽子一股。其餘四股才歸門房大夥和廚子汽車伙均分。此外還須每場先撥去客人的車飯錢。這樣一來。便硬吃沒了我們一半的錢。主子請客。叫酒席。買香煙。請不起就不要請。爲何要攤到頭錢份上。難道客人抽頭爲的是貼補主人煙酒的費用。和俱樂部靠賭吃飯一樣的做品嗎。加之丫頭的一份。徒有這名目。錢仍落在太太手裏。老媽子是太太身邊的人。太太存有私心。使她們少數人獨攤一份。七折八扣剝剩下來。到了我們門房。人數是這樣多。可憐每人能分得多少。說到此處。氣憤憤的常將手邊的牌拍得極響。又說這位太太娘家姓厲。所以才這般厲害。連賬房裏的伍師爺。他都對於這



位厲太太的厲害手段。常常頭疼呢。果然那伍師爺也附和着批評厲太太是有許多刻薄寡恩。不得人心之處。還有最可怪的。連那位柳舅爺也在幫腔咒詛。太太姓厲。舅爺卻姓柳。又彼此這樣不對勁。這柳舅爺究竟是周家那位老爺的妻舅。使朱成聽了也是茫然不解。思索不明。但究與朱成不甚相干。他也懶得多想。後來又聽伍師爺說道。別多說了。給旁人聽去。向厲太太那裏討好告狀。大家都不大好。況且話說多了。也怕粗心打錯了牌。這才大家漸漸安靜下來。朱成也就糊裏糊塗的不知在什麼時候睡着了。後事如何。下文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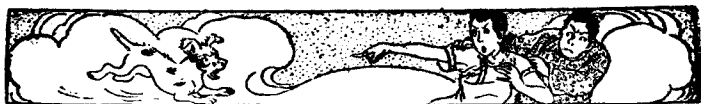


第三回 小廝游上京賞心悅目 窮東候闊客攪肚翻腸

到第二天一清早。朱成睡得正熟。猛被幾位同事連嚷帶鬧連打帶罵的喚醒。一骨碌爬起。兩眼模糊懶佯佯左右一望。卻擠滿了一屋子和一炕的人呢。這些人也不知是昨夜什麼時候才溜回來的。大約有的還並未曾睡。換好了軍裝。打扮已是整齊。有的回來在炕上打了個盹。此時也在忙着穿衣褲。朱成再向窗邊看看。朝曦剛剛照到。紅光耀得眩眼。便囁咕着道。太陽剛出山。還早呢。團長就起來那麼早嗎。王金貴服裝齊全的剛一踏進來。聽了這話。就罵道。你這崽子。還不想起來麼。團長就要出門。你還不快快上去伺候。朱成這才不敢作聲。匆匆忙忙把衣服穿好。洗好臉。便踱到上面團長屋裏去。卻見團長果已起身了呢。幸有上房的小丫頭們伺候好洗臉冲茶等事。雖見朱成來得晚些。也未曾發話。喝了幾口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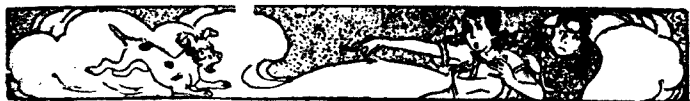
又用了些早點。下面的馬弁們也陸續來了些。在室內室外聽候動靜。約莫半小時的工夫。周團長辦好了許多瑣碎精緻之事。換了一身軍衣。又叫朱成仍將他的便服檢好在一個衣包內。不要忘記了帶到汽車上去。見過了大帥。就用不着軍衣了。可以就地換便服。再往他處拜客。囑咐之後。再又問道。汽車備好了嗎。王金貴答應了一聲預備好了。周團長又喝了一聲走。便只聽見一片皮靴着地的響聲。穿過兩重半院子。由這一羣馬弁。將周團長簇擁到大門以外。這些馬弁忽見只有一輪轎式汽車。停在門首。就是跨沿也不够他們跨的。亂闐闐一陣嚷叫。都說。昨天那部載重汽車呢。怎麼不開出來。周團長聽了。心底明白。便破口大罵道。你們這般野東西。把北京城當做河南嗎。我又不上前線。要許多人坐了載重汽車。跟在我後面幹嗎。少替我招搖罷。王金貴趁便也阻止着同夥道。載重



汽車是二大人辦公處的。已開回去了。此地不興這個。你們再來一個。和我兩個人伺候團長出門就行了。說着。周團長早已踏進車內坐好。朱成也將衣包遞進去。擺在他身邊。王金貴正待關車門。忽然又見五繩秋追將出來。一路叫着道。五爺等一等。我有句話說。王金貴只好稍待片時。讓那伍繩秋趕到車門邊喘着說道。五五丑爺。好容易您才回京來一趟。我打算替您接接風。表表我那麼一點小意思。總得請您賞臉才好。周團長酥軟了整個疲乏的身體。躺在那富有彈性的天鵝絨座墊上。有氣沒力似的微答道。自己人。不要如此客氣費事了。伍繩秋心裏一急。用手使勁拉住車門不放。一個油光腦袋。早又急出豆粒般的汗點。硬塞進到車廂裏。表現出央求的神氣。又道。我知道您一回來。應酬必然很多。但是今天您剛到。剛出去拜要緊的客。今兒晚上或者還不至就有約會。所以我才



預備今晚下午七點。邀您到前門外廊房胡同。吉英大菜館吃頓晚餐。一個外客都沒有。就是您和我兩個人。一頓飯原沒有什希奇。但是那地方距八大胡同很近。吃過了飯。還可陪你逛逛去。如今胡同裏聽說比往年熱鬧。真有好人兒呢。伍繩秋嚕嚕嚕嚕如此的說着。那後半段八大胡同的話。周圍長到有些聽得入耳。這才振作起一點精神。回復伍繩秋道。那麼我就叨擾你。一定到好了。也或許要遲一半個鐘頭。伍繩秋這才放心把腦袋縮出車門外。但仍是扶着車門再三說道。晚一點不要緊。我可以。在吉英候着您。不見不散。說着。又裝了個笑臉。細聲細氣的道。越晚越是好逛的時候。王金貴在旁等得不耐煩。見他話已說完。便趕忙將車門碰的一聲關上。伍繩秋吃了一嚇。不覺的摸了摸手。幸喜車門未曾將手夾着。仍鼓着勇氣在車窗外。又鄭重的諄囑了幾聲。莫忘記廊房胡同吉英。



不見不散。可是汽車早已開動了。這兩句話。究是對車內的周團長說。抑是對車外跨沿的王金貴說。恐怕連他自己也無從分析。那小朱成在旁垂手侍立。也已站得久了。眼見團長的汽車已如飛駛去。那未曾跨得沿上的馬弁們。也早已作鳥獸散。只這位伍師爺還癡。還立在那裏咕噥着招手兒。忍不住大着胆從後叫道。伍師爺。外面風大。進去罷。伍繩秋回頭一看。是朱成。便涎着臉拍了他一背心道。好小兄弟。到我屋子裏玩玩去。好嗎。朱成微笑點頭。便一同踱進門來。那伍繩秋辦事和睡覺的屋子。是在二門內大院落裏東邊緊靠南牆根的一個小亭子式的屋裏。三五尺見方豆腐干一般大。一床一几以外。很少餘地。總算與僕役們的居室。尚有一牆之隔。和內外院之分。不失爲師爺的地位。朱成在門邊張望了一遍。覺得沒什意思。便告辭而去。仍回到內院團長屋裏收拾收拾。卻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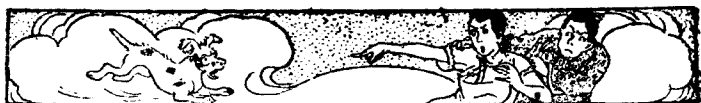
個馬弁叫丁得海的。從屋裏跑出。迎頭碰個正着。直向他招手道。小朱。北京城怪熱鬧的。趁着今天無事。我帶你出去玩玩。吃點好的。嗑點好的。看點好的。遇事有我領頭。還不至于多花錢。你去嗎。朱成很歡喜答道。我去。就去吧。丁得海道。慢着。雖說有我可以討點便宜。但多少總要花點錢的。你有錢嗎。朱成很率直。慷慨的答道。我歷來攢下了七塊現大洋。昨天圍長又賞了我一塊。另外還有十幾吊銅子。本想買件大綿襖的。如今先扯用一兩塊。也可以的。丁得海道。我帶你去。難道還用你小孩們的錢嗎。不過這兩天我手邊很緊。你且先把那兩塊錢借給我。出去一切吃嗑玩。都算我的。改天我仍是還你的錢。朱成見再沒有什麼可說。便從褲腰帶內掏出兩塊雪白光亮的袁頭大洋。交與丁得海。略為換了點乾淨的軍裝鞋襪。挨到十一點多鐘。便隨丁得海走出前門外間逛去。走到天



橋果然甚是一番繁華氣象。茅棚子搭成的大舞台鑼鼓喧天。正演着好戲。路旁一列一列的各色食物擔子。有的是天津包。有的是鍋貼餃。有的是香餛飩。有的是大米粥。一擔擔熱氣騰騰。香味撲鼻。另外還有許多攤子舖子。陳列着許多說不出名兒來的珍奇寶貝。彷彿連他想買的大綿襖也五顏六色。各式各樣。無一不好。無一不美。全在那裏放出誘惑的光來。引他購買。他卻又不知挑選那一件爲頂合式。同時一顆心……亂跳。一條舌頭含在口內。饞得發乾。又想吃些好東西。又想先去看看頂鬧熱的戲。幸虧同行的那位指導員。甚是內外。對他提議道。先看戲罷。園子裏要吃點嗎也現成。朱成便緊隨着走進一家歌舞臺來。一闖就闖了進去。到裏面一望。黑壓壓擠滿了一園子的看客。細細辨認。卻有一大半是同他們一樣穿着軍衣的。戲台正對面一張方桌上。并高供着軍隊中的大



令朱成很聰明的一想。這般老總們。想是有長官整隊兒帶來瞧戲的。所以連大令也帶了來了。便問丁得海道。我們對大令不要行軍禮嗎。丁得海道。誰都是聽戲的。誰也管不着誰。少說廢話罷。隨即找好了兩個座位。是側身兒兩面夾坐在一條長板凳上。當中還有一張頂長的條桌。桌上亂七豎八擺了些茶壺茶碗和瓜子花生碟兒。朱成坐下。伸長了脖子瞧戲。只見台上時而梆子。時而胡琴。剛下去了一個女角。又上來了幾個乾枯老弱的男戲子。唱的與河南也差不多。糊裏糊塗看了一點多鐘。忽然又換了一齣。台上擠滿了各色紅黃綠黑花面孔的人。另外也有漂亮的武生。小脚的武旦。拿出真刀真槍。寒光凜凜的。大打一氣。直打得赤條條的身子。在戲台上毛氈上滾來滾去。滾出熱湯一般的汗水。夾雜着黑灰色的塵土。漆一般的塗在前後胸上。冒出熱氣。還是不肯罷休。台底下老



總們看客們看得起勁。好呀好哇。各個人賽着喉嚨大叫。平日裏操場上喊口令。那裏有這般雄壯。朱成不知不覺也捲入這叫好的洶湧怒潮之中。連蹦帶跳的跟着放足童子音亂喊。喊得差不多疲乏了。台上的戲也打得漸鬆。台下一般看客。登時又起了一種波動。許多腦袋直挺挺晃動起來。接着。棹椅板凳和茶壺茶碗劈裏扒啦叮裏唧噹合奏起一部急促與不和諧的音樂。原來看客們已嘆觀止。有些興盡而去了。丁得海拉了朱成一把道。快散戲了。走吧。朱成似嗑醉了酒一樣。只索昏沈沈的跟着走出戲園。一踱出蘆蓆棚。天還早哩。落在西山邊的太陽。紅光似火。照得人眼睛難睜。耳邊那陣舞台上的大鑼大鼓。又似乎還在嗡嗡的鬧着。使人心裏發迷。丁得海拉他走到一處賣鍋貼的擔子邊。叫了兩盤餃子。大家同吃。朱成有這點食物填在肚子內。才漸漸神明清靜。一邊吃。一邊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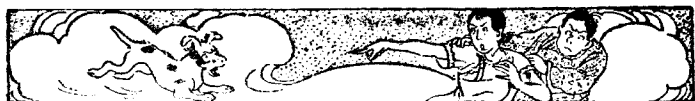
着戲是真熱鬧。但不知賣多少錢。一張票。始終未見丁得海掏票錢。只見他略爲給了點茶錢和瓜子錢。想必也和河南一樣白看的了。恐怕丁得海笑他土氣。就也不便追問。吃過餃子後。再往各處小攤兒邊。通通巡閱一回。又吃了些炒栗子涼粉炖牛肉之類。只吃得塞滿了一喉管。小肚兒再也裝不進了。方才住嘴。不過東西吃的雖多。給錢的時候。總見丁得海給的不爽快。任那一次也得和賣東西的人吵幾句嘴。鬥一回狠。丁得海還說帶來的錢不大够。又將朱成手巾包內一封銅子全拿了去付賬。并沒曾搬請出袁頭大洋來。末了。攢進一家賣紙煙的小屋子。買了兩包哈德門香烟。和另一包極小的粉末子。說不出名兒。倒花了大洋一塊。丁得海還洋洋得意已極。朱成忽然想起買大棉襖。便說道。你替我揀一件棉襖好不好。丁得海惡狠狠釘了他一眼道。天還不大涼。買這幹嗎。就是將



來天冷了。軍隊裏有軍裝大棉衣發包。你凍不死。省幾個錢。慢慢玩。慢慢吃罷。朱成不敢多言。就此不提。又跟他胡逛了幾個處所。居然還看見幾個又紅又白的花姑娘。與丁得海又說又笑。又打又罵。別有一股子兒怪勁。朱成雖不大懂。但一顆心熱辣辣地。總覺其中自有神秘莫名的趣味。乾望着。又混了一兩點鐘。胡亂又灌了一肚子茶水。吃了些糖葫蘆。看看天已黑了。丁得海這才領着朱成離開天橋。跳上兩部破舊洋車。回東城周宅去。於是乎那位伍繩秋先生。便該到上場的時候了。六點多鐘就急忙忙來到吉英番菜館。找好了一間四四方方的小房間。泡了一壺茶。老老實實地坐在那裏靜候。周五爺的大駕。可憐從六點二十分直等到九點半。足有三個多鐘頭。一壺茶都換了三四回開水。看看泡得沒有顏色了。茶水在空心肚內翻騰着。實是有些餓得眼睛發黑。心裏又那麼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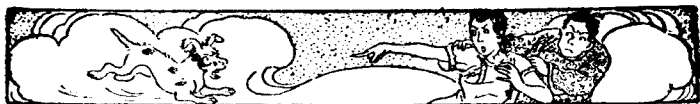
着怕周五爺事忙不肯來。或是被旁的朋友拉走了。或是忘了這菜館的招牌。每想起一個意外的問題。便登時又勾動一番焦燥。害得他在這斗室中坐立不安。神魂無定。時而立到窗子邊向大街望望。時而走出屋子外。扶梯邊張張。時而來回在斗室中大踱其方步。時而又親身將大餐棹兒擺好的刀叉器具酒盃餐布一類的東西細細整理一下。但一切動作都演完了。客還是不曾來。每逢樓下有侍役們高唱客到。他心裏總是猛的一驚。然而聽聽唱的并非是他房間的號數。等等又終不見有周五爺的踪影。便不免嗒然若喪。癡呆得連冷氣兒都喘不出。偏還有那不識趣的侍役們。要時時來窺探一下。或懶佯佯動問一聲。您老請的客還沒來麼。可不可以打個電話催催。他想。這電話無從催起。便紫脹着臉回答了。一聲不消。到時候自會來的。另有一個侍役體恤他。想必五臟廟已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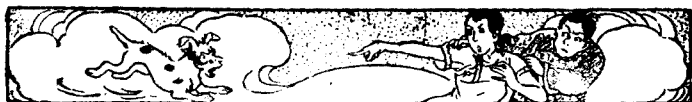
了飢荒。端了一碟子西點來。請他隨便先用些。他問好了價錢。要五分大洋一件。嚇得手指兒都不敢去輕碰一碰。只咬咬牙。勒勒緊褲腰。仍那麼挨飢受餓的枯候着。眼看時鐘噹噹由八點打九點。滿菜館的客人們。只有源源而去。沒有零星而來的了。侍役們見他有些村氣。索興鬼也不來理他。撇下他一個人孤孤悽悽。誠惶誠恐。說不出那淒涼慘苦滋味。不由暗自嗟嘆道。我伍繩秋前世不知作了什麼孽。今生侍候闊人。好容易掏腰包請一回闊客。卻候得人如此傷心。萬一他老人家貴人多忘事。到底兒不來。我一個人怎生走出這個大菜館的牢門。正在萬般無奈之際。忽的耳畔震起一片春雷。門外和樓下的侍役一迭迭的高叫道。伍先生客到。這五個字非常清澈動聽。便從千愁萬苦中把他救活轉來。肚子也不餓了。精神也自然有了。暗暗唸着阿彌陀佛救苦救難。畢竟伍家祖宗有



德菩薩到底替我把周五爺指點了來。趕忙三脚兩步。跳到扶梯邊。堆下滿臉笑容。準備接駕。早又聽見咯登咯登。有皮靴踏地板的響聲。低頭彎腰向下一看。果然扶梯下已冒出一個千真萬真神氣活現的周五爺的頭來。身上換了便衣。正撩起前襟在上扶梯。王金貴和另一馬弁。夾着一個大皮包。緊在後面跟隨着。伍繩秋心花怒放。如獲至寶。恨不能一縱身跳下去。把這個至寶捧上來。忽又見周五爺從半扶梯上抬頭向他打招呼道。來晚了。被幾個朋友拉住不肯放。幾乎走不掉。累你久候了罷。伍繩秋忙笑道。不晚。不算晚。你老肯賞臉。我已是不小了。說着。周五爺已走上了樓。伍繩秋側着身子。領到小房間。周五爺將手裏的小馬鞭子。遠遠向一張靠椅上一獻。旋即一屁股坐下。伍繩秋正忙着獻茶。卻又走進一個侍役。問道。就用餐嗎。周五爺順口道好。便毫不客氣的坐到唯一的



客位上。伍繩秋主座相陪。侍役送上菜單。周五爺接過。瞟了一眼。隨道：「這就。行伍繩秋道：『有不合口的。可以換一兩樣。』」周五爺搖了搖頭。侍役又問：「嗑什麼酒？」開一瓶白蘭地罷。伍繩秋忙中又吃一嚇。急得剛要瞪眼。幸喜周五爺倒能體貼下情。旋又吩咐道：「不要那些。來一小盃就行了。」伍繩秋心下這才又放下一塊沉重的石頭。接着侍役送上小吃涼菜盤子和兩杯白蘭地。伍繩秋說：「我不吃。」結果還退回去一盃。周五爺一眼瞧見餐棹上現放着一小包原封未動的三炮台。便順手拿來拆開。掏出一枝插在。他那象牙香烟嘴上。伍繩秋劃燃一根火柴。遞過去將烟點着。彼此徐徐用餐。剛上了一道湯。伍繩秋忽又想起一樁重大心事。急向周五爺告了個便。慌慌忙忙走出房來。四下一望。且喜王金貴也正坐在扶梯邊吸紙烟呢。便走過去拱拱手道：「大哥對不起。照規矩是應有車飯錢的。但我那



裏配請客。只窮湊合罷了。你我弟兄想必也不在乎這個。若叫菜館賬房開起來。百十來吊。合現洋。又起嗎。費二三。分。小賬還得加一。憑什麼教他們賺錢。喏喏喏。這裏有一元大洋。請大哥做代表。替我約那一位貴同事和汽車夫。到對面小羊肉館吃個小便飯罷。隨說。隨即從腰包挖出一塊錢硬塞在王金貴手內。又深深作了一揖。王金貴踞坐着。冷笑道。你拿回去罷。我們還好意思。要你的錢嗎。伍繩秋轉身就跑。只扭轉頭連連說道。對不起。對不起。我沒工夫多說呢。說完。一縱身就進去了。且待下文。再述後事。



第四回 花國觀光馳騁饒雅興 柴房臥病憔悴隱芳蹤

話說王金貴接着那一塊錢。臉上很現出鄙夷的神氣。見伍繩秋已追不着了。便將那塊洋錢送到口邊重重一吹。又移到耳朵旁一聽。噤咕着罵道。什麼玩意。真能糟踐人。卻依然下樓與大夥俵分去了。伍繩秋逃回到房裏。陪周五爺吃嗑起來。隨吃隨談了些閒話。一談便談到窩子上。伍繩秋試問道。叫條子嗎。周五爺道。兩年沒來。全都不認識。你能荐一個嗎。伍繩秋笑道。我平夙又不逛。那裏認的人。卽或偶爾鑲人的邊。看見一兩個也無非是本地土貨。你老看不上眼的。周五爺道。我本也不想叫。如此我們快吃。還是打茶圍去的好。伍繩秋念着不叫條子。可以免得他作東道的多花條子車錢。自也樂意。周五爺便一迭迭連聲催菜。菜來了。吃上幾叉子。也就了事。可憐伍繩秋餓得正厲害。又好不容易爲請客自己也吃上



一份大菜。眼看侍役們一大盤一大盤香噴噴的好菜端上來。周五爺只撥了一點點在他碟兒內。剩下一大半。正好讓他放量吃個够本。偏偏周五爺催得忒凶。不容他細細咀嚼。逐項吃去。不吃又萬萬捨不得。只索像七月半盂藍會上餓鬼搶羹飯一般。不論大塊小塊。有骨頭。沒骨頭。只整件兒往嘴裏直塞。往肚內直填。一忽兒風捲殘雲。甜點心剛剛端上。周五爺就急着抬起馬鞭子要走。伍繩秋狼吞虎嚥。食而不知其味。到底還是念念不忘。最後那盤烤鴨子。眼睜睜有許多好肉嵌在骨頭上。沒曾剔得乾淨。正在戀戀不捨之際。周五爺早又替他作主。一口回絕了侍役。餘下全不用上了。快快開賬。伍繩秋拗他不過。只好忍痛就此罷手。算是白饒了這菜館老板。從侍役手中接過賬單。一看。見上開尊賬三元二角五分。伍繩秋暗暗盤算了一下。忽的很不耐煩着大聲問道。怎麼要這許多。我



不懂。你一樣樣報給我聽。那侍役笑道。不會錯的。兩份大菜二元四。香烟三毛。白蘭地二毛五。再加一小賬。可不是這些。我們這裏幾千元幾百元的買賣都錯不了。何況這兩三塊錢的事。伍繩秋又伸出手指指算了幾回。仍是發急道。不對。連加一小賬。你多算了我半分錢。那侍役被他這一逼。倒真的笑了出來。忙說道。這是小事。你就少給半分錢也可以的。伍繩秋道。這半分錢還不好抹了嗎。說罷。從身上掏出個舊皮夾來。摸索了好一忽。拈着三元大洋。二角毛票。十五個銅子。交與侍役道。照行市。這十五個子。够四分錢的了。侍役接過。又問道。我們的賞錢呢。伍繩秋不由發怒道。不已有小賬了嗎。那侍役見風色不佳。倒不願惹麻煩。撇撇嘴也就走了。伍繩秋掉轉頭來看周五爺。那曉周五爺也是看不過去。這麻煩。已趁此溜了去小便。一忽兒。領着王金貴轉回來問道。清楚了嗎。伍繩秋忽又



紅着臉有些害臊。連忙應道。清楚了并非是我小氣。實是這些東西欺負人。動不動就敲竹槓。周五爺道。那麼快陪我打滿天飛的茶園去。隨又問王金貴道。我大皮包內那包現洋帶着了嗎。王金貴道。帶着了。有一百多塊呢。周五爺道。拿過來。王金貴便打開皮包趕忙呈上。周五爺卻叫伍繩秋代爲收起。并吩咐王金貴把汽車開在驪馬市大街石頭胡同南口候着。便拉了伍繩秋。要由此處走着去逛胡同。伍繩秋只索氣呼呼地捧着一包大洋錢。緊緊相隨。代替了王金貴等隨從護衛的職務。一路上周五爺嘴銜香煙杆。手揮打馬鞭。掉臂昂頭。揚揚得意。對伍繩秋說道。你懂得什麼叫滿天飛的茶園嗎。伍繩秋道。我原來是外行。不曉得。周五爺道。我生平好動不好靜。在窩子裏專做一兩個姑娘。死死的膩着她。我是沒有這門耐心的。我只喜歡到處打茶園。見一家進去一家。到一家便見一次。



客無論有熟人沒有。我總要重新見一見。碰着熟人認得我。我只好讓她拉去。認不得我。便可由我另挑。胡亂挑一個。進房去坐一會。談得來的。看得中的。多坐些時。臨走多開兩三塊錢。看不中。談不來。或不喜歡答理我的。我也不在乎。丟一元大武就走。到別家再挑去。我一向都用這種逛法。因此有人替我上了一個尊號。叫滿天飛。我也就把這滿天飛三字來作我這種特別逛法的專門名詞。錢花得并不多。人卻被我挑得不少。腦筋時時刻刻都覺着新鮮。本來逛窯子是暫時新鮮腦筋的事。這樣活動法就很好了。你以為怎樣。伍繩秋實在因那一包現洋捧在手內發沈。走着很不得勁。又急切想不出妥當的回話。只隨便附和道。你老是花界中老資格。這法子還有錯嗎。周五爺忽然長歎道。但也有人罵我缺德。說我走馬觀花。不講一半點情義。只嘻嘻哈哈拿幾塊錢侮弄這般可憐虫也罷。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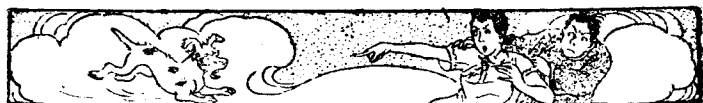
算侮弄罷。就算缺德罷。大概窰子裏總不需要什麼道德的存在。但又有瞎恭維我的。說我目中有妓。心中無妓。不沾不滯。隨時行樂。過後就如煙雲消逝一般。不致迷戀沉淪下去。然而我不說假道學的話。有好的人。我仍然是愛。我仍然是要下水。不過總好不長久。下水一兩次就厭了。巴不得天天有新鮮的換換才好。我到底是缺德啊。說罷。仰天一陣狂笑。腳底下走的快。早已穿過了一條觀音寺街。轉入李鉄拐斜街。再就進了石頭胡同了。伍繩秋暗暗叫苦道。我的爺。這遠的路。他卻高興演習急行軍。害得我捧洋錢的累的好苦。石頭胡同北口進去不幾步。就有北班子。周五爺興冲冲拔足便進。伙計迎接着。照例問有熟人嗎。他如法泡製說。沒有見見吧。那伙計只好張開他那又高又脆又棒的左喉嚨尖嗓子。一迭迭大叫前前面。叫得全班大大小小肥肥瘦瘦好好醜醜高高矮矮的一



羣姑娘陸續的輕移蓮步。亂顛蠻腰。橫飛俊眼。一個個到那房門口現一
回色相。那伙計一面伸手扯起門簾。一面挨名報號。什麼珠呀鳳呀花呀。
胡報一氣。敢罰個咒誰也記不得那般清楚。燈光下驚鴻一瞥。游龍一現。
的那麼一看。彷彿是在電影片上看百美圖。又有誰分辨得出真美醜來。
很快的客便見完了人。人也見完了客。好不好總應該挑一個完完場面。
便隨手一指。說是那個穿黃的。或是那個瘦的。胡亂叫得出一個不大特
別的記號來。也就算挑了那一個。照例引進她固有的房間去。伙計送上
兩盆乾濕。姑娘掏出幾支香煙。照着款待生客的老法門應酬一番。問問
尊姓。和打從那道而來。便就很少有話可說了。甚至于不聲不響溜了出
去。將客人在冰房裏冰起來。由一個梳着三彎頭纏着豬蹄脚的老媽兒
代表招待。話固然可以多說些。卻又有誰肯和老媽攀親道故。坐不住。叫



伍繩秋開銀包。抓一塊大洋往盆子內嘩唧唧一丟。就此少陪。那老媽兒一面殷勤留客。一面發急着大叫姑娘。等到姑娘趕來時。也不過輕描淡寫。說兩句幹嗎就走。對不起。明天請過來。便早已跳出大門外了。一連幾家。都差不多那樣逛去。由石頭胡同轉到陝西巷。仍家家報門而進。做一套刻板文章。頂有意思的。也不過是多談幾句。多坐片刻。多扔一塊錢開個雙盤子。連伍繩秋也覺沒什麼味。可是周五爺豪情逸致。仍不少減。從陝西巷北口又拆回來。跑到韓家潭去。只見胡同中一片電燈光格外明朗。好風吹送來一陣陣絲竹之音。料想另有一番金迷紙醉的勝景。周五爺拍了伍繩秋一馬鞭子道。這條胡同是南班子的世界。果就別有繁華。我們從此專找南班逛罷。伍繩秋說道。是。便也覺得眼前路上的景緻。實是不差。不特行人擁擠。而且車馬喧闐。看得出是興旺的表現。周五爺指



着路旁一家南班子大門說道。你瞧。南邊人是會做買賣。大門口雪亮的銅牌子的。確比北班的紅紙玻璃框來得登眼。再者大小電燈泡也裝安得多。不似北班那麼惜小費。不會裝點門面。據我四哥說。這都是打從商科專門商店裝飾學和廣告學研究得來的啊。說着。仍是昂然走進。畢竟南方女子機靈些。見客時就多出好些手段。順便也挑一個。又畢竟南方妓女會哄人些。不論生張熟魏。笑鬢兒老是那麼堆着。嬌滴滴的京白也自有許多說的外添眉眼上還善于逗人。自然值得兩元大洋而有餘了。似這樣又逛了無數家。居然南方人眼睛更尖。有幾個娘姨大姐。竟認得出滿天飛周五爺。并且源源本本。道得出他從先挑過的姑娘芳名來。但問那個姑娘時。不是嫁了。便是走了。這眼前所挑的人兒。只是娘姨大姐們的新主。念在也算是老主顧。格外與他親熱些。這又值得破例開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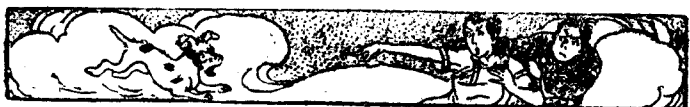
塊錢的盤子了。是這般南征北剿。東蕩西除。昏天黑地。攬海翻江。不辭勞苦。澈夜奔忙。不覺又轉到百順胡同。時間已是不早。手錶上走過十一點半了。市面蕭條。影響窯業。也特別收燈的早。一條亮清清的胡同。游人漸漸絕跡。有一家小班大門口。拈息了幾盞大門燈。剩下些銅牌子。很冷落黯淡的。仍挂在門額上。反點綴成一種淒涼景象。有一家索興連銅牌子一古腦兒收拾個乾淨。大門也虛掩着。黑魃魃。陰沉沉。好似整個兒繁華熱鬧。都已付諸埋葬。有一家還竭力掙扎着。電燈依然雪亮。銅招依然耀眼。但冷颼颼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也是像廢宮古剎一般。徒然惹人感慨而已。這剎那間的盛衰。倏忽間的滄桑。倒引起周五爺一聲喟嘆。伍繩秋腦滿腸肥。無所感觸。偏還暗暗欣喜。手頭銀包漸輕。苦力漸免。在剛才摸錢開盤的時節。不知怎的。手指縫裏一滑。竟滑出大洋四五塊。悄



悄悄滾入他的口袋之內。這場客請得本利俱回。也就卻之而不恭。受之而無愧了。周五爺餘勇可賈。又闖進一家小班。冒冒失失進門一看。卻又是
一家北班子。既來之。則安之。一樣打簾見客挑人。辦過法定手續。周五爺
大約也有些乏了呢。躺在一張梳發榻上。也不與所挑的人兒逗趣。卻拖
着房間裏一個垂髻小姑娘。南天北地的說個不休。這小姑娘長得巧小
玲瓏。眉清目秀。打兩條小辮子。噤噤喳喳。像小鸚哥一般會說話。坐到周
五爺榻邊。因爲他剛才自說姓天。便向他微笑說道。我偏不叫您天老爺。
你姓周。我認得你。我只叫你周五爺。不由聽得周五爺翻身坐起。很詫異
的問道。你在那裏認得我。快說。那小姑娘笑道。我偏不告訴你。要你自己
想想。周五爺那裏想得起。便緊緊抱住那小姑娘道。你不說。我搔你胳膊
窩兒。那小姑娘被搔得前仰後合的祇笑。就連連告饒道。我告訴你好了。



兩年前你招呼過我姐姐小玉呢。周五爺一想。果有其事。并會很親熱過幾天。那時那小玉還只十五六歲。她的妹子。自然更小。便放鬆了手問道。你就是那時的小珍嗎。長高多了。我怎麼會認得。但你姐姐呢。怎麼又都改了名兒啦。小珍道。都改名了。姐姐改叫翠蘭。我叫翠鳳。只是我姐姐現時……說到這。小眼珠向四下一轉。好似有些顧忌。不敢直言。周五爺性子很急。連聲催促快說。並又要伸手來搔癢。小珍被逼無奈。只好伏在周五爺身上。湊着耳朵細聲說道。我姐姐病得很重。在一間黑屋子裏養病。周五爺剛聽明這兩句話。拉起小珍就走道。快領我看看去。小珍無力抗拒。便哭喪着臉陪他走出房來。向天井角落裏廁屋邊一間平日堆柴草。髒土的小屋子直闖。嚇得龜婆們伙計們全跟了來。伍繩秋也不由在後隨着。一腳踏進一間矮小狹隘。灰頂屋子。比廁所大不了多少。電燈也不



曾裝。只在門口邊擺着一張破舊茶几。點了一盞小煤油燈在那上面。藉來微弱的燈光。照見這斗大小的室內。蛛網四布。灰土滿牆。地方雖不大。置存的古老舊貨。如洋爐子。破籐椅。舊脚盆。卻堆得滿滿的。幾乎沒有出路。頂裏面靠牆的所在。用兩扇木板搭了一張床。果見有一個姑娘病倒在那床上。蓬頭散髮。骨瘦如柴。身穿一件又髒又破的布衣。攔腰蓋了一床舊綿被。在那裏哼聲不歇。周五爺見這情形十分可慘。便叫了一聲道。你是小玉嗎。我是周五爺。特來看你呀。那病人大吃一驚。猛的抬起頭來。被周五爺勉強算看清楚。果不就是小玉嗎。只是當年那一種唇紅齒白。傅粉塗脂。又嬌又豔的丰韻。已是一掃而空。變成個乾黃瘦削的面孔。祇剩下一對滴溜圓的烏眼珠子。還依稀是當年秋波一轉的神氣。然而這眼珠子嵌在眼前這副慘苦的臉上。除了可作爲這是小玉的考證以外。



其餘一些兒也不相稱。那小玉驚疑不定，呆看了半晌，才徐徐顫聲說道：「五爺，謝謝你。這地方太髒了，對不起你。」周五爺這時因憐憫一個宛轉呻吟的病妓，轉而痛恨到那些殘忍暴虐的龜搗，不該把一個病妓如此欺凌蹂躪，便不由五內生煙，七竅冒火，發動了他那至高無上雷霆震動般的怒氣，勃然不可抑遏。雖說他這種有權位的貴人，平日本不見得有多少仁慈之心，并且也時常侮弄姝女，蹂躪娼家的，但自己的殘忍與暴虐，可自認爲是貴人們的專利和特權，沒有什麼不應該。及一旦見著這些低下卑賤的龜搗們，也居然敢于暴虐殘忍，又還欺凌蹂躪到他所寵愛過的妓女，這便是太萬惡，太過分，等于大逆不道一般。非努目裂眦，咬牙切齒的發怒不可了。但這種怒意，正也是出于人類愛打不平的一片真摯的熱心，并非矯飾。自也值得稱讚。何況藉他的一股豪俠威武之氣勢。



發出來。容易使宵小震懾。而真能造福于一個如在水火的可憐的弱者。究又是有價值的一怒呢。當下只見他氣吼吼的向一屋子的龜搗叱道。你們就這樣虐待一個有病的姑娘嗎。這裏是養病的地方嗎。嚇得衆人面面相覷。只有一個狠狡猾而又會說話的老龜婆。向前陪笑說通五爺。您不知道。這是我的孩子。運氣不好。生下這個討厭的病。又沒有錢治。我們也是替她可憐的啊。白天裏本在房間內養息的。晚上客人多。屋子沒有空。暫爲在這裏歇一歇。我們那有那麼狠的心。大的胆。敢虐待她嗎。只是窮得很。吃不起藥。一天天耽誤下去。也是無法的事。說著。還喬作態滴了兩點急淚。勾得周五爺怒後發起慷慨來。順口答道。差一點的錢。不要緊。算我的。隨又問伍繩秋道。你看看包裹還有多少錢。伍繩秋打開包數了數道。還有三十六七元錢。周五爺一把抓過。也點了一點。賞了那老龜



婆五元錢。又開了兩塊錢盤子。隨即將三十元大洋連包塞在小玉枕邊。大聲吩咐道。小玉。這點錢送與你治病。你不要灼急。好好保養。我一半天再來看你。隨又向那老龜婆嚴厲的說道。我已給了你五塊錢了。那三十元。不許你動用半個。須好好的請醫生給她調治。我若再查出你刻苦她。一定要收拾你。那龜婆謝天謝地。連稱不敢。周五爺又另從懷裏掏出一張五元鈔票遞到小珍手裏道。這個給你罷。可憐那小珍因爲口沒遮攔。惹出這番事來。許多龜鴇伙計全惡狠狠的瞪著大眼釘著她。恨不得要剜圖吞她下去一樣。正嚇得魂飛魄散。哆哆嗦索的抖顫著。如今忽見大家全又變了個和氣生財的笑臉。才勉強放下心來。接了一張鈔票。只是吃吃地傻笑。那小玉呢。在床頭哼呀哼的哼出些感謝的話。周五爺也沒曾一一聽明。便拉了伍繩秋走道。好了。今天玩得頂痛快。可以收兵了也。



不再進屋子。就由那一大堆龜搗伙計簇擁著送出大門。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怒
第
四
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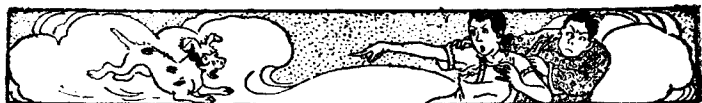


第五回 羨軍職師爺求保舉 搶財神倡女啓爭競

話說周五爺出了那家北班大門。便說要去找汽車。時間不早。回家睡罷。伍繩秋自然贊成。就一同向騾馬市石頭胡同南口走去。到了那裏。從鬼火似的路燈下。細細辨認。只見黑壓壓一片不規則的停了七八部各式各樣的汽車。全是八大胡同中闊氣的遊客所停放的。急切中很難找那一部是周宅自用車。周五爺精神困倦。只立在道旁發楞。伍繩秋善于當差。又還精細。一部部汽車近前瞅去。尋到王寡婦斜街口上才找著汽車。夫翹起一雙脚。睡在前面司機座位上。兩個馬弁橫七豎八躺在車廂內。納福。伍繩秋大叫了一聲。把他們從好夢中驚醒。一個個嚇的昏頭昏腦。爬了出來。周五爺也不發話。拉了伍繩秋就鑽到車廂中坐定。汽車夫問了一聲。回家嗎。周五爺哼着道。對。汽車夫就忙去車前。彎下身來用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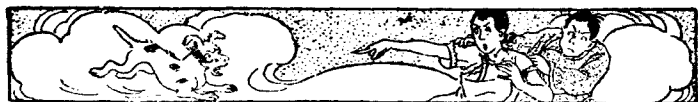
搖那發動機。不料心裏越急。手法越不靈便。死勁的搖也還搖不響。只搖得滿頭是汗。王金貴又迭連催着。慌得那汽車夫又爬上座位去調動那輪盤。弄了一回。仍然再下去搖。此事若在平日。周五爺又該咆哮如雷。大罵渾蛋了。此時卻偏懶得連火氣都告了假。只在車廂座上哼著說道。細秋。今天玩的雖痛快。末了看見那小玉。卻太可憐了。令人怪難受的。伍繩秋答道。你老心真善。這一下。真救了那孩子的性命。積德不少呢。周五爺又道。大概從此那般龜鶻不敢虐待她了罷。過一半天。還想同你再看看去。我怎麼心裏老惦記着呢。說著。微微嘆了口氣。忽然又哎呀一聲。怪叫著道。太大意。沒問一問那家的班名。下回去怎麼找。伍繩秋忙道。我留心在門上看過。是金香班。周五爺欣然道。還好。幸虧有你呢。這一放心下來。猛又覺得渾身發軟。不由大大打了兩個呵欠。見車子還未曾開。這才驟



脚道。哎。怎麼還開不動。這一動字沒說完。發動機忽的被汽車夫無意中搖響了。趕忙上車開駛行走。一顛一簸的。周五爺就和小孩睡在搖籃裏一樣。全身縮做一團。蟠伏在座位上閉眼打盹。伍繩秋一想。此刻有機會。應該把今天請客的本意提上一提了。便搭訕著問道。五爺。恭喜您。指日高陞。聽說就要實授旅長。今天又修了這大陰隲。善有善報。喜信必更來得快呢。周五爺含糊答道。大概編一個獨立旅吧。今天魯大帥已當面透了點口風了。伍繩秋道。到那時我要好好的報効您。請您多栽培。不怕您笑話。我家好幾代都是種莊稼開買賣的。從沒有做官的人。連我那村子裏。前後七八十里。也沒一個官宦人家。我早就想弄個一官半職。替伍家祖宗爭口氣。替鄉下賺個面子。如今民國的官。名目很少。只有武官們什麼將校尉三等階級。鄉下正是吃香。叫起來又好聽。您若栽培我。等到您



在京裏設駐京辦公處。就委給我辦。我地頭很熟。總辦得來的。就是旁的事。我也無不遵命。雖然我沒學過武。但還有膽子。有力氣。那怕叫我拼了命。跟您打仗。都成。巴望一年半載。有了保案。再求您保我一個中少校。或賞一面金子打的嘉禾文虎章。在大總統的命令上有個名兒。被報紙登出來。再在片子上印著官銜。身上掛著勳章。那一份榮耀。就够抖的了。不獨伍家全家以及全村子的人。全感您的大恩大德。就是我替您當一輩子差。拿一條不值什麼的性命。滿報效上。也是甘願的。周五爺勉強笑道。你真想幹我那一行嗎。好的。將來看機會再說。伍繩秋聽這口氣。已很活動。忙即找補道。謝謝您。有機會時。您可別忘記了。周五爺微笑道。好吧。但軍隊裏當武官。你是幹不來的。二爺也不會放你走。什麼拼命打仗。那不過說着玩罷。辦公處倒可以想法。我用別人也是用。將來保案掛個名也



不難。如今多少不相干的人，都實授有正式軍官呢。伍繩秋也嘻嘻笑道：「你老肯提拔，自然是不難。我也這樣樣都行了。」說著，哈哈的發了一聲怪笑。周五爺卻只陪他再打一個呵欠。就在這個呵欠裏，打到了周宅門口。伍繩秋把周五爺攙扶下，一路走進宅去。還再三懇求別要忘懷。才告辭退回賬房睡覺。睡時心裏忒煞喜歡。暗想今天請客是真不吃虧。還定好一個中少校官職在前途等候著。便又想到將來果真見了命令，軍衣該是怎樣做法。怎樣穿法。那一面金光燦爛的勳章，不知還是掛在胸前左邊的好。右邊的對。到鄉下去，又該怎樣祭祖。怎樣請客收份子。亂七八糟。胡想了一宿。倒耽誤了一夜好睡。從此周國文在京很住了些日子。每天總出外酬應。有時也在宅裏作東請客。夜晚尤其愛往八埠打茶圍。不覺一時招呼了兩個姑娘。一個是南花。是韓家潭迎紅院中的好弟。身材很



苗條。很會說話。應酬的工夫又非常之好。把個周五爺哄得神迷骨軟。無論他生性怎樣好。打滿天飛的茶圍。無論他走到那裏。都靜坐不穩。終被這位好弟用狐媚手段纏住。當他滿天飛鬧得鳥倦飛而知還的時候。總須在好弟香閣中酥酥的膩。這麼一半個鐘頭。和酒的報效。自然也就難免。另一個就是百順胡同天香班的病姑娘小玉。這個病字。不期然而然打進他心坎裏老深。見面第三天。就悄悄一個人又去看了看。果然龜搗們有些戒懼。不讓她蟬在窄小的柴房裏養病了。移到一間大房後面。很精緻的小套間裏。誠心布置得很像樣。要釣周五爺這條肥大的魚。小玉換了點乾淨衣服。容光就沒有那般憔悴。有錢吃了兩三帖藥。病勢也去了七八分。能够坐起來。和周五爺說笑了。帶雨梨花一般。低徊感嘆的說了些前塵往事。又訴了一番近來悲慘的際遇。并垂涕泣而道謝。過他這



恩德。他倆本有舊交情的。自然在情感上容易契合。可以談得上許多話。還有個知趣的小珍。如當年小玉一般天真浪漫。從旁幫襯著撒嬌撒癡。逗引得周五爺深覺此間別有佳趣。於是這第二回的小玉探病。又留下百十塊錢。作小玉病中的用度。勸她好生將養。後來。周五爺在別處花酒席上。居然照着小玉的囑咐。還叫過小玉的堂差。小玉雖然不能抱病而來。但講妥過由小珍代表。周五爺左擁右抱。右顧左盼。一枝南花。好弟是那麼風流俏麗。一枝北花。小珍又那麼嬌小玲瓏。亦惟有這樣小小的雛兒。才能以天然的初春之美。敵得住那人工美的南花好弟。二難並。雙美具。樂得周五爺恍如置身在嫵媚仙鏡。此時小玉小珍們的領家。見小玉不去泰來。接着了闢客。索興將改過了而不吉利的翠蘭翠鳳兩個芳名。廢棄勿用。仍改回過來叫原先的小玉小珍。以便周五爺叫着順口。伍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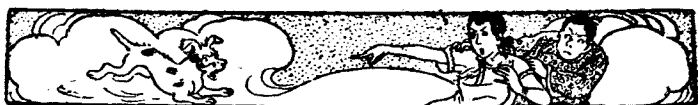
秋念念不忘作武官。向周五爺討好獻媚。惟恐不周。知道周五爺迷着這小倆姊妹。便極力從旁附和。硬要討着鑲邊。周五爺就又邀他同去過一兩次。伍繩秋特獻殷勤。介紹一個名醫與小玉珍病。吃了一服藥。病症越發見好。他以代表周五爺薦醫看病爲名。竟私下一人也常往天香班走動。對着小玉的領家胖李媽。大大鼓吹了周五爺一泡。又自誇他與周五爺何等交好。何等的言聽計從。彷彿暗示你們若要擒住這位冤大頭。從冤大頭身上括些厚重的油水。非他在旁敲邊鼓不可。大家互相利用。你們也得幫我一些忙。叫小玉常在五爺面前。也替我說說好話。好容易幹成那辦公處的美差。胖李媽老于此道。機警過人。自然樂于應允。得一個現成的內應。這兩位就算是攜手合作了。周五爺也便墜入這深密的圈套中。快要甘心做小玉的俘虜了。但同時的好弟。眼光也甚尖銳。看清了



周五爺來頭很大。可以重重敲他一下大竹槓。豈肯平白被小玉們一方。面搶占了去。便施展出平生絕技。費盡了精巧心思。而要來擒拿這個瘟生。霸爲己有。雙方鬥志逞能。各不相下。這就很劇烈的競爭起來。從冷靜。黯淡的京華花國中。搬動了一番新潮。也就又使周五爺大大作難。熊掌及魚。不可得兼。周旋掙扎于二者之間。不知如何應對。且樂得嗑她們雙管直下的米湯。盡量的享受些麻醉滋味。再作道理。這一天。周五爺邀了一班朋友。在小玉屋子裏打牌。也無非是抽點頭錢幫助她的意思。但前一宵還在好弟那邊做花頭做住局呢。今晚就翻倒小玉這邊來。偏又叫了好弟的條子。好弟花枝招展的來到。見周五爺正打着牌。便在他身後坐下。周五爺回過臉來道。你幫我搓幾副。我好到床上辦點公事。好弟卻不大願意。撚着酸味回答道。此地有人替你代搓呢。我等歇還待轉條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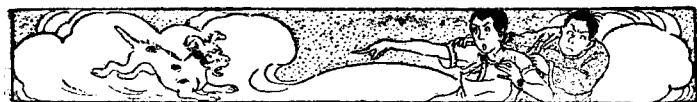
去周五爺道。我偏中意你。搓好弟笑道。謝謝你這般中意我。怕不要折煞我嗎。我還是不搓的。你若要到床邊去幹那件事。我倒可替你當幫手。還有話須對你說呢。周五爺無奈。便招呼伍繩秋道。你來替搓罷。伍繩秋照例是鑲定了小玉的邊政了。此刻雖打不起牌。沒敢落坐算一角。但團團轉在桌牌四周跑個不歇。看看這家或那家的牌。頭子錢也便中時時代為照料着。很不失賬房師爺的身分。茶几上的香烟水菓。尤其是落得多享用一些。楊些小便宜。見周五爺要他代搓幾副牌。橫豎輸贏不負責任。就爽快的答應下。周五爺拉了好弟的纖手。便到裏屋套間內大床上躺了下來。這間屋子近來本是小玉養病的地方。這兩天病已大好。已能起身梳洗。撐持着招待客人了。這時恰也橫臥在床。正替周五爺在燈盤子上燒那一顆顯現成的神仙泡。見周五爺拉了個好弟來。沒有好弟的坐



處只好起身相讓。好弟略爲點了點頭。便毫不客氣的也在燈盤左邊躺下。順手捻起一顆泡子。很輕巧的裝上。遞與周五爺。并替他在這邊對火。小玉一旁站着無聊。就索興踱到前房看牌去。好弟趁此機會。一搭一搭的就說了許多不酸不甜又酸又甜的言語。歸結到仍定要周五爺今晚回到她那裏去住宿。十二點以後。若是不到。她還要親自來接。周五爺心無成見。句句順口應承。不一忽。事已辦完。好弟的話也說妥。起身辭去。臨行又再三叮嚀等款。不可失信。這才飛了一個俏眉眼。姍姍而行。周五爺仍去打牌。伍繩秋也仍自去忙他的打圈兒。亂轉。十一點多鐘。八圈果打完。頭錢約抽了一百六十餘元。胖李媽歡天喜地。再三道謝收去。伙計擺上一席便飯。客人們噓了些稀粥。也就紛紛走散。小玉姊妹倆。竭力伺候着周五爺。將他攙扶到小套間床上。小玉重行燒泡。小珍又坐在他脚



下替他捶腿。胖李媽也進來含笑說道：「五爺乏了，好好歇一會罷。」周五爺卻心不在焉，只惦記着好弟那邊的後約。果然伙計進來報告，迎紅院電話請五爺說話。周五爺翻身爬起，就要走去聽。胖李媽攔住道：「歇累了，剛歇一會，又要去聽電話。我看您還是躺着，不會叫他們代聽嗎？」伍繩秋還未曾走，也幫腔道：「我去聽去。」周五爺卻早已走到門邊，且行且說道：「還是我去聽。這兩步路，不算什麼。」小玉等不便再攔，只索叫小珍陪了五爺去。周五爺走到院子裏，賬房門口電話機邊，接過耳機一聽，果是好弟嬌滴滴的聲音，「呀呀的，」咩了幾聲，便問：「你是五爺嗎？」牌打完了，怎麼還不過來。別人家等着呢。周五爺只好應道：「我就來。」好弟不禁又催道：「那麼請快一點吧。」別人等得心焦呢。周五爺又連連答應了幾聲，就來。電話線這才掐斷，回到小玉房中，果就忙着穿馬褂要走。胖李媽只迭連向小玉遞眼



風小玉也急得花容失色。連忙告道：「五爺，您幹嗎這麼忙？今晚……今晚……不早了，您就……多坐一會兒，歇下罷。」胖李媽也道：「承五爺的情，可憐小玉這孩子，今晚就別走啦。我們雖伺候得不周到，您看在小玉多年的交情上，就包涵點吧。」這些央告的話，說得周五爺心裏一軟，觸動了舊情，不覺遲疑了一晌，似乎也可以在這裏勾留一宵了。但看一看小玉那種病骨支離、弱不禁風的模樣，又不由倒抽一口冷氣，覺得此地真萬萬不及好弟那邊溫柔醉人。恰巧伙計又送上一張紅紙片來，接過一看，仍是好弟寫來催請的。胖李媽剛悄悄囑咐好伙計，不要再接迎紅院的電話，不想防不勝防，又換了個花樣，送來了一張催命符一般的紅紙片。這一來，全把好弟恨得牙癢癢地，以為好弟是成心搗她們的亂。但周五爺的魂靈頭，是早被紙片勾攝到迎紅院去了。沒精打采的，指着小玉說道：「我還



是要走。你病還未全愈。多休養些時罷。大家要好。也不在乎這一刻。說着。很堅決地拾起馬鞭子和煙嘴兒便走。并對伍繩秋道。沒什麼事。你可先回去。伍繩秋也只好陪着他很快悵的一路走出到了大門邊。胖李媽另有了主意。從背後叫了一聲道。伍老爺。你忘記拿一件東西了。伍繩秋心機不笨。聽得出這意思。便以假當真的答道。哎呀。我的皮包還在茶几上。要轉去拿。五爺。我不送您了。請先走一步罷。周五爺無心理會這些鬼祟。略一點頭。帶着王金貴自到迎紅院去。伍繩秋偕同胖李媽轉回室內。只見小玉已抱住頭倒在一張靠椅上。嚶嚶啜泣。伍秋繩也不再問皮包的事。就嘆息着道。小玉姑娘吃虧在這病上。是吃不住這位大財神的了。五爺雖可憐她。一樣肯花錢。但好弟那邊已要了大份兒去。你們只好噓一點。涮鍋的水了。小玉失聲痛哭道。人到了這步田地。還不如死了的痛快。



免得教好弟恥笑。胖李媽也氣呼呼的吼道。你還提呢。誰教你笨。不會巴結客人。伍繩秋勸道。這也難怪她。大家抱怨。也是不中用。還得另想旁的法子爲是。胖李媽道。伍老爺。時連走得這樣。有什麼法子呢。伍繩秋沈吟了一會。一眼瞧見小珍痴頭痴腦立在旁邊。忽然心生一計。微笑着道。據我看。小玉是不成的了。本來這一次周五爺照顧到你們這裏來。并非是小玉自己的力量。還是小珍這孩子招惹出來的。我想。現在要和好弟賽一賽。看誰完全搶到手這尊財神爺。只有小珍還行。周五爺最愛新鮮。不如教小珍去絆住他。憑小珍的清倌身分。好弟就萬萬趕不上。但不知這孩子今年多少歲啦。小珍在旁忽聽見說到她頭上。心裏一驚。面孔一紅。就此躲避開去。胖李媽便笑嘻嘻的答道。十五個年頭。十四歲還沒會滿呢。年紀似乎太小。我也不肯隨便就糟踐了這孩子呀。伍繩秋也笑道。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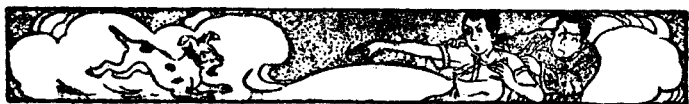


在財神分上。年紀小不小。總好湊合着辦的。但也得事先說一說。定妥一筆價錢。胖李媽道。如今我們是窮得沒法。只要周五爺肯要這孩子。我也只好答應。但不過請伍老爺多幫忙。替我們多說一點錢。再者。我向來疼愛這孩子。猶如親生女兒一樣。辦這樣大事。不教孩子臉面上添點光彩。我也對孩子不起。一切您多費心。事成之後。我總領您的情。要好好謝謝的。伍繩秋見話已說得投機。便將胖李媽拉到套間裏。祕密的再切實商議一番。究竟如何成交。且待下回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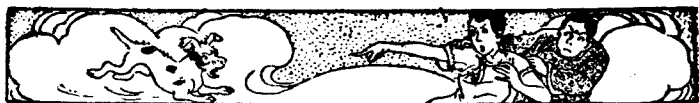


第六回 弱妹作犧牲新交意淡 妖姬懷嫉妬舊愛情濃

話說胖李媽聽從伍繩秋的主張。願將雛妓小珍。任憑伍繩秋梳櫛成人。但須附帶一些適宜的條件。和伍繩秋到祕室內。細細商量了一陣。最後議定。皮條是由伍繩秋一人包拉。條件是要敲周五爺五百大洋的竹槓。另外還得請幾壇酒。打幾場牌。送幾身衣料。一副金鐲。一條珠鍊。一個金手表。一對寶石戒指。替小珍做做面子。伍繩秋卻也并不白拉皮條。講定從五百大洋中提出十分之二。作為中人的佣錢和酬謝。倘能再討得多些。其餘超過五百之數目裏。還好從優改爲三七拆賬。多得一成。伍繩秋這人。向來是惟利是圖。見有他好些大利益在內。這還不努力去進行嗎。過了一天。伍繩秋就已經是迫不及待。一清晨在周宅中滾起來。忙就摸到周五爺屋子裏去。看看四下無人。便假裝正經與五爺說道。您這幾天



在好弟那裏走得很勤呢。滿天飛的宗旨大概改良了罷。其實呢。好弟這個人倒也不錯。只是南邊姑娘手段很凶。慫得小心點。況且這些地方。玩久了也很傷身體。我的愚見。你老既然難免不玩。不如招呼一個清信。第一。包慫不會傳染什麼病。第二。玩得合意。就此原包討回來作小。將來還好生兒子。周五爺笑道。招呼那一個清信好呢。伍繩秋道。現成有。那小珍不是很討慫喜歡嗎。周五爺想了想道。人太小吧。伍繩秋擺手道。不小。小。據說十五歲足了。從她那緊緊的一彎眉毛看去。倒真是個靠得住的清信。周五爺又猶豫道。這樣有些作孽吧。伍繩秋笑道。這作什麼。她遲早總是賣的。軍界中人。挂挂紅。圖個吉利。還包能打勝仗。聽說有個鍾大帥。那一個月不在窩子裏開幾個包玩玩。所以到戰場上打一仗勝一仗。爬到了大帥的地位。周五爺被這幾句話引起了興致。便又問道。好倒好。她



媽那裏易說話嗎。我不便強迫她們。我又不耐煩細細與人辦這種交涉。伍繩秋拍胸道。這完全交給我。去辦。兩三天就可以回您的信。包您還能辦得頂便宜。周五爺計算了一陣。又囑吩道。我告訴你一個大概。不能超過一千塊錢。二爺那裏。你還得守祕密。伍繩秋笑道。我都曉得了。您只候我的好音罷。在這天晚上。伍繩秋果就得意洋洋的一個人跑到天香班去接洽。一進屋子。便向胖李媽高聲說道。辦成功了。你看我的能耐怎樣。隨又向小珍說道。恭喜你快大喜啦。胖李媽笑容滿面的追問究竟。伍繩秋加倍煊染的告訴她。說他費了許多唇舌。大約一千元左右可以講妥。五百元以內二八扣。以外三七扣。我可不同你客氣的。胖李媽謝了又謝。只催他迅速定日子。伍繩秋走後。胖李媽便對小珍開腔吩咐。說是房間鋪得很大。每月開消不小。小玉既做不來生意。只好教你出場了。這樣的



好客人。是不容易找的。女孩子家將來總要成人。說不定周五爺喜歡你。不久就娶你回去。那份福氣真是不小。媽替你作主。還會錯嗎。好孩子。眼見就是大人了。多生點心。好好巴結周五爺。不惟你自己將來享福。媽也還叨你光呢。但望菩薩保佑。成人以後。快快就嫁到周家。還不是像花燭夫妻一樣。至不濟也可免在窩子裏受罪了。我做媽的。多少弄一筆錢。够下輩子吃嗑的。再將小玉也說一份人家。也就洗手不再吃這碗苦飯了。這一席話。說得小珍默默無言。心口上怦怦亂跳。也不知是畏懼。是憂愁。還是羞愧。但事已至此。一個孤伶伶的身體。被惡鴛在手心內拿住。不管願意不願。完全任由他人擺布。自己是不能表示意見的。幼稚的腦經中。也想不出什麼意見來。只好一聲不響。聽憑命運的支配。提心弔胆。過了三天。伍繩秋已向雙方一切說妥。現錢是八百塊。買衣料首飾要花四百



多。牌酒還不在內。本來已超過一千元預定的數目很多。但伍繩秋說得很委婉。不辦這個事。打牌吃酒也是不能免的。這筆錢不能算在這裏面。衣料首飾呢。將來小珍若作了周家人。也還帶得回來。周五爺禁不住這番慫恿。千把塊錢。又到底胡亂花得起。便糊裏糊塗承應下。定了這天的日子。就在天香班小珍房中舉行點大紅蠟燭的盛典。房門恰在廳堂旁邊。叫了一班唱大鼓書十樣雜要的在那裏唱着。這是北班子的規矩。無非湊湊熱鬧。大鼓書絲絃棹上。繫着紅繡花桌圍。上面擺着一對玻璃宮燈。一樣點着紅蠟燭。一眼看去。就像個做喜事的模樣。屋子裏陳設得更是一新。處處都插着金花。鋪着紅墊。伍繩秋橫豎有賺頭。稍破慳囊。買了一對扎現成的花籃。和十來盆鮮花。送來擺在房內。花香四溢。與梳粧台上那一對大紅蠟燭的燭影。互相輝映。倒真點綴得像個新房。小珍似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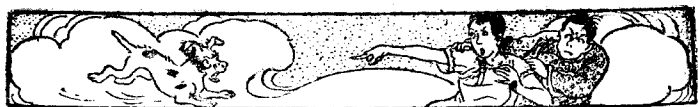
個綁上法場的罪犯。穿了一身鮮紅衣服。表面上似乎珠光寶氣。儀態萬方。骨子裏卻早已魂兒虛飄飄地。鬚髯已不似是她自己的軀殼。髮頂上梳好一個愛思小髻。似比泰山還沉重。壓得一個嬌弱的她。伸不起頭來。胖李媽將她叫過來喚過去。她是見了任何人都非常吃嚇。恨不得立刻找一個地洞。鑽下去藏躲着。到了五點鐘後。周五爺和伍繩秋。以及五六位知己朋友。源源而至。因爲這件事張揚出去不雅。朋友便邀得很少。小珍見了周五爺。覺得今天的周五爺與往日的周五爺大不相同。往日她很會與周五爺打鬧着玩。覺着周五爺面貌甚是和善。不知怎的。今天竟好似換了個人。未見着面。單提起他的名字。已經就渾身冷戰。彷彿大冷天驟然一出去吹了一陣冷風。及見了面。不過心裏明白這個人來到眼前。卻總不敢抬起頭。睜開眼看他。一看。偏偏周五爺不體貼人。還要像往



日一般伸手來摸她的臉。便越發嚇得她魂飛天外。險些兒一交栽倒。這那裏是手。簡直像十根又尖又利的針。一碰着就刺得人骨節裏都作痛。經過了些時。這被摸的面孔上。猶如烈火燙過一般。燒得辣辣的難受。幸虧臉上擦着現成的胭脂。不然就不擦胭脂也會一樣的鮮紅。漸漸臉上的燒痕。浸到全身。好似害着很重的熱病。委實撐持不住。卻又不便躲在床上安睡去。便昏昏沉沉的找到牆角邊一張椅兒上。縮做一團的坐下。耳聾眼眩。心地迷糊。也辨不出是何滋味。還有那小玉。病後身體本未大復原。經這樣一刺激。暗暗傷心。大有人老珠黃。運蹇時乖之嘆。精神就更覺不振。但今天是妹妹的好日子。周五爺又不是外人。總得勉強振作起來。幫着招待。惟有周五爺自是高興。坐不久。就邀各位朋友打起一桌撲克來。伍繩秋也落得撐一回場面。而慨然加入了。撲克剛剛上場。大家又



吵着要叫條子。小玉恨好弟不過。不是她那會惹出今天這番局面。有心要氣好弟一下。慫恿周五爺非叫好弟不可。周五爺本想不找好弟來鬧醋的。被小玉一逼。伍繩秋就輕輕一筆替他把條子寫好了。不一會。好弟趕來。一眼見這大紅蠟燭點得蹊蹺。便問周五爺道。今天這裏開市嗎。做生意日嗎。周五爺微笑不言。小玉又悄悄地将手臂碰了伍繩秋一下。伍繩秋便代答道。今天自然有事。你猜猜看。好弟道。我猜不着。伍繩秋笑道。是喜事。又伸手指着牆角邊悶坐着的小珍道。啫啫啫。你看這個新人兒好不好。好弟細細看了小珍幾眼。見她如此粧扮。心裏登時明白。吃驚撻酸之念。同時并起。很替自己生意經的前途擔憂。但局勢已挽救不及。又不敢胡亂發作。怕惹惱了周五爺。越發不易轉圜。便極不自然的堆下一副笑臉來道。五爺恭喜您啦。早怎麼不告訴我。我也好預備一分薄禮呀。周



五爺忸怩着道。沒有什麼。鬧着玩的好弟一時再也想不出多的話來說。呆坐了片刻。有些坐不住。就立起身來要走。也不便說等歇請過去。倒是周五爺拉住她的手不放。強笑着道。何必這樣忙。好弟就勢將櫻唇湊到周五爺耳畔。低聲說道。我在這裏沒有用。還是早些一個人回去睡的好。你多多保重。明天再討你喜酒吃。雖說你這幾天應該陪着可愛的新人兒快活。白天有空。還得請你勞動大駕。到我那倒霉的場合也坐上幾分鐘。替我壯壯面子。我們究竟是不錯的呀。你摸摸心想。一想看周五爺放鬆了手。回過臉去。也細聲說是對不住。明天我一定去看你了。好弟索興將她那香噴噴熱烘烘的香鬢。湊到周五爺臉邊很緊。仍柔媚着道。只要你別忘記。明天到我那裏坐一會兒。我就很見情了。說罷。賣弄着百媚千嬌。無窮幽怨。慢騰騰走了出去。到了房門口。還扭回頭來。水汪汪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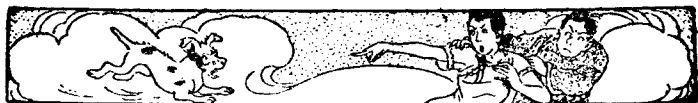
釘了一眼。周五爺嗅着那一股幽香。心中不免一蕩。但又萬萬不能留她。微微嘆了一口氣。仍自埋頭打他的牌。可是又不免心神無定了。胡亂賭了兩個鐘頭。又吃了一抬號稱雙檯的酒。在酒席筵上。伍繩秋還問叫好。弟不。周五爺無論如何不肯再叫。只索作罷。酒席散後。客人照例散去。伍繩秋也獨自回宅。可憐那小珍害熱病害到這般夜深時分。眼見得屋子漸漸冷靜下來。最後。連小玉也垂頭喪氣冷冷清清的去了。胖李媽不管人死活。還笑嘻嘻地叮囑小珍許多言語。和一些伺候客人的祕訣。小珍昏迷中那記得清許多。隨又見胖李媽也向周五爺笑說道。五爺早些安歇罷。小珍年紀小。不懂事。您一切多包涵。明早再跟您道喜。說着說着。也走了一個乾淨。便只剩周五爺和她兩個人在屋子裏。在此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被困在牢獄般的時候。偷偷看看周五爺。越加猙獰可怕。好似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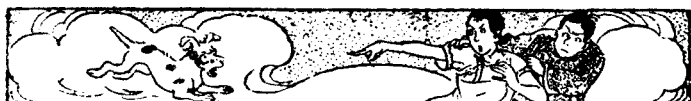
個最凶惡而能吃人的魔鬼。命中注定午時三刻。就要被他生吞活剝。怎樣也逃不出他的毒手。周五爺笑吟吟地拍嗒將房門一關。小珍猛的又是一嚇。魂靈兒悠悠地便完全跑掉。只剩下一個床木的身體。任憑這位軍官大人。便宜處置罷了。第二天早上。起來得很早。周五爺懶洋洋地只是微笑。小珍便同做了個大噩夢一般。絲毫說不出所經過的是一種什麼酸甜苦辣的情景。不過心裏已漸漸定靜。不比昨天那麼昏亂。只被一些莫名的悽愴和疲乏。填滿了這個虛空的心境。胖李媽帶領着老媽和伙許們走進來。亂闐闐胡嚷一陣恭喜。使她又不免有點嬌羞。除了怕周五爺以外。更怕起這許多人來。小玉挨挨觀觀最後來到。見了周五爺。想要道賀。心裏猛覺一酸。又哽咽得說不出。周五爺匆匆吃了早飯。便出去辦他的正經事。到夜晚九時後。又約了幾位朋友和伍繩秋來。照樣做牌



酒的花頭。卻忘記了到好弟那邊去。便不好意思叫好弟的條子。不料剛打了一圈牌。好弟的電話又依然來到。胖李媽高興得未曾戒嚴。電話一打就通。周五爺只好親自去接。好弟在電話機裏很生氣的發話道。五爺你好。快活得把我忘了個乾淨了。我本來的不識趣。在你頂高興做新郎官的時候。不該癡心妄想。邀你到我這苦地方。講場合來一趟。但你的金口。也不該隨便答應我。哄騙我呀。可要苦惱。有了新人兒。陪着快樂。就絲毫不念我這倒運的人。一些些兒的老情面了。好的。只問你良心上可過得去。周五爺聽她噲噲的說不完。便截住說道。算了。我對不住你。但今天實是外面事忙。勻不出身子來。明天准定來看你罷。等明天再失信。你再痛快罵我一頓。也不遲。好弟回答道。別說假話了。什麼事忙不忙的。明天你到底來不來。乾脆的說。不許再哄騙我。我也不敢勉強你。周五爺忙道。



不騙你。不騙你。明天夜裏七八點鐘一準來。好弟便又柔聲諄囑道。說話要算數的呀。哎……我忘記恭喜你了。昨晚痛快嗎。說着。忽的格格的笑。個不歇。周五爺不願再多說。只又補了一句有話明晚談罷。便將耳機挂上。轉面一看。那胖李媽卻鬼頭鬼腦的在旁邊正監視着。不覺心頭一陣厭惡。大凡人類的心眼兒。是最活動不過。往往爲着很細微的事情。竟構成最大的轉移心性的關鍵。何況倡門中更是逢場作戲。隨意取樂的地方。處處要滿足極度的快感。如果是觸惱了性子。那怕那事情卽是極小的節目。也能引起無窮的變化。周五爺此時。正因有些愧對好弟。弄得神魂飛越。心情愉快。頗悔爲了小珍這件事。害得自己如此窘迫。有些不值。偏偏又發見了胖李媽還在監視着他。這監視二字不是什麼好名詞。隱含着管束和壓制的意味。周五爺似一匹沒套過籠頭的野馬。又昂頭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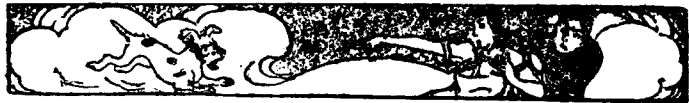
外是那樣的尊貴清高。豈能由一個搗兒將他當做罪犯和奴隸一般。橫加管束與壓制。猛的氣憤不過。忍受不住。陡起了些愠怒之意。發作着他那尊貴的脾氣來。雖貴人的脾氣是未必肯輕輕形諸外表。然漸漸由愠怒而厭惡。由厭惡胖李媽而漸漸轉移到可憐的小珍身上。暗暗想道。這小東西未免有些討厭與無味呢。論理。她是個處女。玩起來應該覺得新鮮痛快。但這小妮子也許是厭惡我。一夜之間。竟將個活潑可喜的人兒。變成個呆木雞模樣。不特往日的笑顏。抹下來一絲不剩。而且綳着臉。連話都不肯多說幾句。昨晚那個古怪的佳期。可嘆我無非覺觸些沈悶。陰鬱。和種種森冷的况味。真白白辜負我單方面鼓舞出如許興奮的意趣。到如今只是感着無聊。這無聊由我自討。也還罷了。平空又對不住一個好弟。這更使人難過。但一念到好弟。腦幕上猛地裏就映出好弟一張宜



囍宜喜的春風面來。同時并又想起她那許多飛揚狐媚狂歡縱樂種種很甜蜜的前塵往事。心下便又添了一種定評。這個人實在比小珍生動多了。可愛多了。爲什麼竟會鬼迷張天師。背着她在小珍這裏幹出這樣大鑼大鼓的笨事。公然傷她的心呢。傷了心上可愛人兒的心。也就是自己傷了自己的心。推原禍始。卻是爲了這個平凡的小珍。與這個可惡的胖李媽。她們自己不識相。得步進步。竟還敢要監視起我來。真她媽的不知燈籠火把。依自己的性子。是恨不得當場就不給臉。臭罵那老鴇一頓。就勢再扳個差頭。披上衣服就往好弟那邊去。無如請了幾位朋友正在屋裏鬥牌。人人又都知道今晚是點大蠟燭的第二晚。忽然間就跳槽。似乎道理上對大眾講不出。自己一時也抹不下這臉子。悵悵然只好懶懶地仍回到小珍屋中。悶悶不樂的仍就原座打那麻雀牌。再勉強又打了



三圈。推托頭痛收場。卻喜大家都沒有大輸贏。總共只有二百幾十元的出進。影響到水子錢也收入甚少。只有五十幾元。這其中倒有便宜了伍繩秋。領了周五爺一百元現錢作賭本。仍言明輸贏不負責任。賭時被他整頓全神和了個三大翻。竟贏了四五十元。到結賬時他卻硬說輸了。只退回賭本八十元。一出一進。又撈摸了六七十元到手。周五爺心事滿懷。無暇計較。還不到十二點鐘。就把客送走。仍舊和小珍胡亂睡下。有何後事。且看下文。



第七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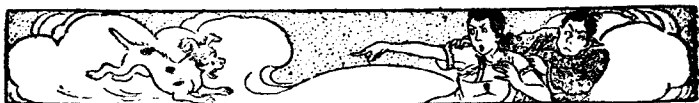
拾墜歡消磨永晝

偷靈藥困頓良宵

話說那可憐的雛妓小珍。在開苞的第二晚。陪周五爺同牀共枕。仍是那樣呆板板冷冰冰的。意思彷彿表示說。你仗著錢多勢大。來蹂躪我這樣一個無辜無告的小女子。我就讓你蹂躪好了。但是我的意志。我的精神。是你金錢所買不到。勢力所屈不下的。自然也就不能像身體一樣附帶著屬於你。這種消極的不抵抗的抵抗。至少也使你感覺空虛和冷落。看你一個人使盡氣力蹂躪得出什麼意味來。而在周五爺一方面呢。他卻另有一種因襲的見解。花錢總算花得可以了。第一晚可以原諒你是害羞害怕。所以半推半就。對他那般落寞。今夕是第二晚。生米已煮成熟飯。還有什麼羞怯怕懼的。吃這碗飯。拿人家的錢。規矩上就該好好哄著客人。客人也斷不能拿錢專買這種冰冷的臉子看。雖退一步想。她年紀確



是小身體也的確是黃花幼女。此包不假。便別無可說。何況大人還不記小人之過。但僅僅爲了包不假的這一點。就值得如此大吹大擂嗎。就能引爲無限的滿足嗎。翻來覆去。自己不能對答這個問題。煩惱得了不得。同時不禁又想起好弟在已往牀第間那些奇趣的風情。是何等美妙。側過臉來。再看一看現在身畔瑟縮淒涼傀儡似的小珍。設使她便是好弟。笑吟吟回轉嬌軀。喜融融撲入自己的懷裏。萬種柔條。無邊春色。豈不使人魂消。令人意滿。但好弟這可人兒。現時是在迎紅院中怨恨著自己。盼望着自己呢。自己不識好歹。丟了現成豔福不享。卻花窵錢來討這罪受。自怨自艾。竟一夜合不上眼。好容易巴望到東方發白。從窗戶上已看得見魚肚色的陽光。仰面對著牀頂。深深吐了一口怨氣。勉強抑壓著麻亂的心神。再看看身邊的小珍。這小妮子偏又很安靜地睡著了。心裏不覺



又是一惱。你倒睡得暢快呢。發個狠。將她撼醒。她擦了擦惺忪的睡眼。對他略略看了看。卻仍是有口難開。只定著一對滴溜圓的眼珠。靜待他有何發遣。他本想此時說兩句話。卻又自高聲價。懶得先開口。遲疑半晌。小珍以爲他沒什舉動。樂得少受一場災難。老實不客氣的仍轉過身去。卻又閉著眼睡熟了。他恨恨地也轉過身軀。與小珍背貼背的。滿想勉強也睡一會。睡到九十點鐘再說。但總是睡不著。那懷想好弟的情思。竟又湧上來。無以排遣。恨起來發誓不再亂想了。自己對自己下了警戒命令。這樣焦思失眠。是要影響到一個有用的健兒身體上的健康啊。沒法救濟。只好若無其事的唱唱軍歌。唸唸阿彌陀佛。數數一二三四五。又連連罵了無數聲烏龜八蛋。以爲如此用盡術法。總可以引誘睡魔了。那曉得睡魔兀自不肯光顧。氣起來。又還是想好弟罷。乍一想著。還以爲比較唸



佛稍爲有聊。但想到極處。竟又覺著在這張牀上。是一時一刻都不能安了。身體漸漸躺得骨節酸痛。手足也不知怎樣擺放才對。翻騰了一陣。那無情的烟癮。也又不到法定時間。就輕輕勾引上來。這越發使他萬萬不能忍耐。翻身坐起。看看屋子裏桌兒上。恰巧還擺著一分現成的燈盤。跳下牀來。尋找著一盒火柴。將燈點上。搬到牀沿邊。一張骨牌凳子上頭。他本來睡在牀裏。便又把睡在外牀的小珍推到裏邊去。自己躺在牀緣慢慢吸煙。不料小珍被他推醒。伸出頭來。淡淡的向他問道。怎麼那麼早。我叫他們都起來給你燒開水吧。他一肚子沒好氣。一聲兒也不回答。只向口袋裏掏烟盒子。小珍無奈。也只好披衣下牀來。開房門叫。人等到老媽子趕來時。他又自尋著了熱水瓶。斟上一杯。隔夜開水。癮已過得差不多。胖李媽聞著聲息。也急忙忙起身來到。笑嘻嘻的說道。五爺早呢。抽好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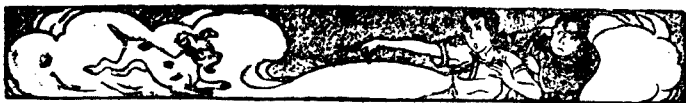
還多睡一會吧。周五爺搖搖頭道。有要緊的事。我得早走。李胖媽見他神情不對。明知准有蹊蹺。卻不敢更拂逆其意。過于強留。便張羅着洗臉水和點心。連外邊的毛夥也吵起來了。周五爺悶聲不響。只一味仍過他的癮。少頃。小玉也披衣趕了來。替著小珍一搭一搭的陪他說笑。他這才稍爲氣平些。也略爲答理幾句。等到癮兒過得十足。再辦已萬難進口了。立起來穿好衣服。拾起馬鞭和香煙嘴。就要出去。胖李媽含笑攔住過。您的馬弁和汽車都沒曾來呢。再等一歇。打電話到您公館去叫。他猶豫了一會。覺得一清早鬧得烏烟瘴氣。爲的是要早走。再就延下去。像什麼話。便搖手說道。不用打電話了。我一個人也會雇洋車走。就此踱出房門。走向大門外去。迎頭碰著一個伙計問道。可要替您雇輛乾淨車。他又想了想。大清早實在沒地方可去。雇車說不出地名來。便又回絕不要。且思量出



了大門再說。及到了胡同內。被清新的曉風一吹。精神爲之一爽。心裏頓時有了主意。不如順道去看看好弟吧。出其不意的叫她驚奇一下。也是有趣。便信步繞到韓家潭。去尋那迎紅院。到了門口。大門還只開了一扇。側身邁進去。有一個小毛伙在那裏掃院落。見了這個奇早的客人。甚是驚異。來不及叫喊。已被他闖到好弟的房門邊。那房門卻還未曾開呢。他使勁的敲了一下門。忽又猶豫起來。若是裏面有住夜的客人。這卻不大妥。便不敢再敲第二下了。小毛伙此時卻已急得叫喊出聲道。好弟姑娘。有客來呢。幸喜隔夜好弟并未留客。相幫娘姨在房內打行鋪。聽得喊聲。急忙開門來看。卻認得是周五爺。便一面招呼請進。一面又大聲將好弟從睡夢中喚醒。好弟朦朧中聽說周五爺來了。忙從繡被中抽出半截身子坐起。看看腕上的手錶。還只有八點鐘。也覺他來得甚是蹊蹺。但很靈




敏的想了想。總必是這位大爺在天香班發了怪脾氣了。不免又暗暗一喜。急忙叫娘姨道。房間裏黑。快將窗簾捲起。請五爺坐吧。我也就起來了。說著。周五爺已來到她牀沿邊。一把將她按住道。你不要起來。我就在牀沿上坐一坐。不久就走的。好弟順勢緊握住他的手。答道。你今天怎麼能够起來得這早。天怪涼的。你脫了鞋上牀來。陪我坐到被窩裏邊來取取暖吧。他一壁脫鞋。一壁藉着窗外陽光。細細去看那好弟。只見她雲鬢蓬鬆。鉛華盡卸。眉目間滿含著天然的秀色。較之平日用人工修飾成的美麗。另有一種淡雅清真的好處。再看她身上。只穿著一件薄薄的白小紡短衫。又罩上一件淡綠色印度綢的小馬甲。當胸一排緊扣。連裏帶外有好幾粒未曾扣上。隱隱看得見她雪白豐潤的酥胸。兩隻嫩藕般的玉手也幾乎全揷露在外邊。他的手被接觸著。覺得非常柔滑。她又微笑著拉



他攏近去說話。另似有一股芳馨的幽香。從她櫻桃小口內噴出。沁入他的心脾。辨不出是純潔的肉香乳香。抑是脂粉的氣息。他心中陡的像窒息般的蕩動。便和衣鑽到她溫暖的被內。與她并排坐定。并索興伸出一支手勾在她香肩上。擠攏去細細聞她的薌澤。她又笑說道。你得告訴我。爲何一大早就捨得離開那邊到這裏來。他也笑道。不是你打電話叫我不來嗎。她道。哎呀呀。我沒有叫你這樣早就來呀。他涎著臉答道。我一清早想起你來。所以就趕快來了。她輕輕推了他一把道。謝謝你。你這人太忍心了。洞房花燭。第二晚的一清早。就捨得丟了熱被窩走。你真有點對不住你的相好小珍妹妹。你要知道好歹。她是個清倌人呀。一個乾淨貴重的身體。被你糟踐了。卻如此冷淡人家。真教我們做姑娘的寒心啊。他不耐煩的答道。什麼清倌。還不是那麼一回事。她格格的笑道。怎麼啦。難道



你上了人家的大當。貨色不真嗎。他卻又冷冷的辯護道。這又不見得憑。我這老遊客。諒她們也不敢欺騙我。她不由大笑道。少吹牛吧。窰子裏捉瘟生的手法。巧妙的多著呢。他仍是很倔強的爭論道。我試得出來。決不會錯的。她鄭重其詞的解釋道。那拿得住那般牢靠。前幾天。我還聽見人說。有一種藥。叫生死靈。在各報上大登廣告。說是女人服了他的藥。老太婆也會和閨女一樣。變得交關緊。說到這個緊字。又忍不住低藏著螻首。顫動著吃吃浪笑。他不由也笑起來道。別信這些胡話。我就買過這些藥。吃。仿單上說得嚇人。說是返老還童。有天大的本領。我吃下去。卻半點不靈。她忽然沉思了一忽。俏聲說道。有靈的呢。你沒曾買著過。你不信。我拿一樣給你看看。包你一吃就靈。說著。反手伸到牀外梳粧台邊。抽開一隻小匣。檢出一個金色的小圓盒。倒出四五粒銀灰色小藥片。捧在手心內。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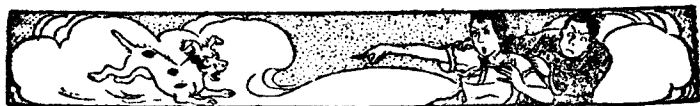
與周五爺看。他突的一喜道。咦……你還藏著這樣寶貝東西呢。大概
你已找恩相好試驗過。是靈得很的了。說罷。一把搶過來。就送往口中吞
嚥下。她慌忙阻擋道。你這個人。真胆大。這那是吃著玩的。快吐出來吧。但
已是攔阻不及。早被他硬嚥了一兩粒下肚。還囫圇滾著舌頭說道。不要
緊。我偏要試試。有白開水麼。快給我一杯。她裝出不大願意的樣子。將床
邊挂著的一個熱水瓶取下來。斟了一杯水遞與他。還囁咕著道。我說是
吃不得的。你不信。回頭難過起來。我可不管。他把熱水將藥一齊送下。拿
空杯遠遠向梳妝台上一擱道。藥是你的。你不管誰管。況且你總已和別
人管過。爲什麼單不管我。告訴你。此藥不靈便罷。若是發作起來。我一定
尋著你。誰知她忽然撒起嬌來。一手仍將他抱住。一頭闖在他懷裏。呢喃
著道。你只管瞎說好了。我還是不管的。你去尋小珍去。周五爺被她這一



鬧。那一陣陣奇妙的幽香。又不住的噴上來。只侵襲得他像一個炸彈。要在心頭上爆裂。便用手輕輕將她的螻首端起。不住的撫摩她的玉面。細說道。這是你招我的。不要怪我。我想你好兩天了。別再提那蠢笨的小珍。我只歎喜你呢。那好弟雖也肯抬起頭來。但一雙媚眼。閉得緊緊的。間或霎現出一線星光。斜睨著他迷糊說道。我不來。一大早。別人家好睡。你來吵我。由你高興。要怎樣便怎樣。我是替你填空的嗎。他聽了她這番幽怨的訴語。自也覺得過於鹵莽。但歡情猶如火熾。任怎樣也抑制不來。只好一搭一搭的說上許多陪小心的話。向她慰藉。她默然片晌。忽地睜開一雙盈盈欲滴的秋波。正色說道。鬧了半天。忘記問你過了癮沒有。他道。在天香班已吸够了。好弟想了想。又道。那麼。怪冷的。你不要吵。索興脫了長衣服。靜靜的睡一會吧。這句話正合了周五爺的意思。連忙答應。并立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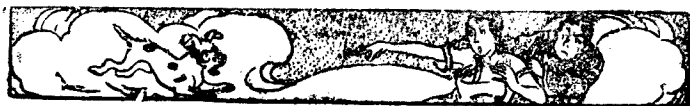
將長袍馬褂盡行脫去。搭在床欄干上。舒舒服服的仍復鑽到被窩裏。將身子平直躺下。再看好弟。卻還是斜坐在繡枕邊。他忍不住問道。你要別人家脫衣服睡一會。你怎麼還老坐着搭架子。好弟回眸一笑。并指着他的臉皮。劃上幾劃。說道。你真不怕臊。能淘氣。他就此果奉旨淘起氣。放起賴來。雙手將好弟拖抱了下去。那種種的香氣。又熱烘烘地在作怪。使他又似發急。又似發怒。狠狠地將好弟馬甲汗衫上一些尙未解開的鈕扣。一個個全抓拿開。低頭一看。覺得其中別有洞天。不期將整個臉兒。一齊埋葬到裏面。這一天。周五爺就在這屋子裏酣睡終日。直到下午四點。才懶洋洋地重復起床。卻還是呵欠連天。一身的不自在。照他的意思。是打算留戀在這裏。還須卜夜的了。怎奈晚間還有兩處應酬。不能不到。陪好弟用了些煙茶細點後。便叫伙計向周宅打電話要汽車來接。那汽車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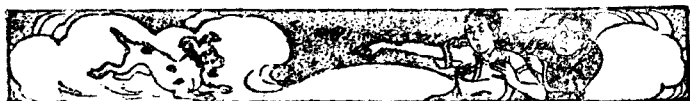
和馬弁在晌午時分。本會開車到天香班去過。主人卻已失蹤。接了電話。飛也似的趕來。周五爺這才戀戀不捨的別了好弟走路。剛走出到院落裏。忽又想起一件緊要的事。回頭看看。好弟仍含笑立在門帘邊遙送。便又折回去對她搔搔腦袋說道。還有一句話要問你。你那藥真好。告訴我是那裏買的。什麼名兒。好弟登時臉上泛起一片紅潮。啐了他一口道。你還提呢。我不能告訴你。這個東西吃多不得。你少淘氣。當心身體罷。周五爺無奈。也只好一笑道。不告訴我也行。我自會隨時向你討。不怕你不給我。好弟又道。那麼。你晚上來吧。他走了幾步。又扭回頭說道。等一會有應酬。就叫你條子。你快快打扮要緊。這才大踏步登車而去。路過前門。已是觸目輝煌。萬家燈火了。轉了幾個朋友的地方。來到西城一家花園飯店。在座的都是些本軍文武同僚。這飯店又附帶旅館。主人約定筵席散後。



推幾莊牌九消遣。既有賭。當然又得徵花了。這是城裏廂條子。要開發現錢的。頂少十元。多則二三十元不等。還須打發各人自用的汽車到八大胡同。由汽車夫手拿着。一大把局票。挨家去接姑娘。姑娘們都公認城裏條子是闊老們的舉動。除了條子錢兌現。還可分潤得賭局上一筆很豐厚的水子錢。利子所在。是沒有不踴躍前來的。況且姑娘們的紅不紅。全在這城裏條子的多少。有的假充場面。對於不大歡迎的生客來叫堂差。或是生客來打茶圍。自己不在班子裏。纔推說是城裏條子去哉。在娘姨相幫口中說得怪響。周五爺這晚叫的局。先只寫好弟一人。後來一千朋友催逼着說。我們都一打半打的叫。你這位漂亮人。怎麼只寫一張局票。便又把平日滿天飛茶圍中所看過而又想得出名字的人兒。胡亂加寫上三四個。卻并不會寫小玉小珍。好弟來得很晚。是另外自雇汽車來的。



悄悄對周五爺說道。洗臉梳頭穿衣服。一件件弄起來。費了許多工夫。身子還又有點不適意。頭裏也微微發脹呢。周五爺摸了摸她的手心。果似有點虛熱。不由有些憐惜。很親切的低聲安慰道。是我不好。教你受累了。她偏過臉去。佯嗔道。少胡說吧。你這人頂不規矩。當心今晚牌九上輸錢。周五爺笑道。我向來不講禁忌的。你等我贏給你看。說罷。勒起兩隻袖管。搶起莊來就坐。把一副硬木骨牌。嘩喇喇洗得又麻俐又響亮。口裏邊迭連怪叫。骰子也使勁擲得跳起來。蠻高。大有楚霸王暗鳴叱咤千軍辟易之概。本來賭錢最須講究個氣兒旺盛。先聲奪人。一方面吵得旁人腦脹神昏。一方面卻又須粗中有細。自己保持着心寧氣靜。能辦到這兩樁。包你會萬無一失。周五爺文武兼通。對於此道頗有把握。所以一向縱情豪賭。最喜吃這狗肉。這一回牌九。果然被他推得十分順利。錢越贏的多。心



裏越高興。氣兒也來得越壯。興奮起來。把一天的困倦。忘了個乾乾淨淨。依然又是個生龍活虎的人。每贏了一條牌。回頭看看身旁的好弟。見她濃粧豔服。在一百支燭的雪亮電燈下。照得嬌紅似醉。神采飛揚。真同一朵盛開的好花。再看其餘的條子。一個個都黯淡無光。毫不生動。那趕得上好弟一點半點。他這一份得意。更是說不出來。好弟尤能善解人意。在旁邊殷勤伺候。替他照顧茶煙。檢點籌碼。甚是細心。賭到夜深兩點散場。周五爺偏着實贏了幾千塊錢。對好弟誇口道。怎麼樣。果然是贏了吧。好弟也很歡喜。便笑說道。算你牛皮吹響了。他便又附耳說道。明早照樣再來一回。包你明晚更贏得更多些。好弟假意發惱道。你又瞎說。我不理你了。周五爺哈哈大笑。自去筵前又飽餐了一頓點心。眼看朋友和條子都漸漸散了。好弟問道。到我那裏去吧。他忽又懶得動。拖住她的手說道。何不



就在這裏開一間屋子住呢。好弟一細想。回到迎紅院。難免天香班沒有電話來囉。便也贊成此說。自然是由她在此作陪了。睡前。并打了個電話到迎紅院。叫娘姨坐汽車特地送了個包袱來。裏面全裝着一切應用的東西。這一晚。好弟帶了那靈藥來。不會。周五爺又偷吃過靈藥。沒有。那卻無從查考。請讀者且闕下回了。



忍 第七回



第八回 孽海無邊皆色慾 殘花到處有啼痕

上一回書那個靈藥的疑問。到這一回紀述起來。仍是恕不交代。不過隔一天周五爺和好弟起身得還是很晚。周五爺且越覺困頓不堪。一天之中。竟沒曾離開旅館的房間。直到夜晚九點鐘。才又邀了昨夜一幫朋友。又推了一宿的牌九。不料這次牛皮竟然吹炸。反而輸了一點錢。錢雖不大肉痛。但掃興得很。不由不大快活。精神就更爲委頓。睡到床邊。迭連的打磕鉢。好弟也是疲乏。便一本正經的規誡道。這兩天你也累得可以了。彼此要好。不在這一刻半刻。我也不忍心見你如此斲喪。今兒勸你好好安靜些。保重保重你的玉體罷。周五爺聽她說的是最關心最體貼的好話。自己又實是再也振作不起。便閉着眼含糊應道。聽你的勸。大家好好的睡。你身子弱。也該休息一夜了。翌日正午起來。周五爺仍覺頭重心



悶。又想起好幾天沒會回二哥宅裏。未免說不過去。與好弟又已玩膩了。便吩咐好弟今天暫且回班子。自己也得出去辦辦正經的事。停一天再見罷。好弟也惦念着班子裏別的生意。就悻悻纏綿的答應下。臨行。周五爺塞了一百元的鈔票在她衣袋裏。綜計這兩夜水子錢分得一百四五十元。在第一晚周五爺贏錢的時候。另分得二百元的紅利。歸總起來。可算是飽載而歸。那一盒靈藥未免太够本了。但這兩天好弟雖做着好生意。小珍那邊卻盼得周五爺賓鴻信杳。黃犬音乖。連電話都打不着。胖李媽知是小珍怠慢了客人。惡狠狠地責備了她一頓。她一肚子冤屈沒處訴。只急得捶胸躁足。指天咒地的恨恨然說道。天曉得我吃這番苦。那一點對姓周的和你們不起。你們還要說我。我真不願活了。胖李媽怕逼出事來。只好丟了小珍不問。另外電請了伍繩秋來問計。伍師爺分人錢財。



與人消災。天良上不能袖手旁觀。便挺胸承應設法。恰好周五爺回宅的第二天。在口袋內找出從好弟包袱中偷來的空藥匣子。上面印有西文藥名。交給伍繩秋二十塊錢和那空匣。托他照樣采買。伍繩秋辦妥了這件差事。買來了四匣藥交給周五爺道。喝……這個藥真不易打聽。前門大街和大柵欄。連問了四五家西藥房。才買着。價錢還真貴。你老看看對嗎。藥房的人說。這是長生不老的妙藥。拿猴子烏龜的什麼腺作成的。又還能包生兒子。外國名兒叫什麼洗一包子命。周五爺接過一看。果然不差。便很歡喜的裝了一匣在身上衣袋裏。又將其餘三匣鎖在皮包中。伍繩秋見四下無人。便替小珍作說客。從旁慫恿道。您買這個。我知道您的用處。是盼望和小珍生兒子的。這孩子很有點福相。又是剛發身的時候。准能一索得男。不久我要吃您的紅蛋和喜酒呢。兩天沒見您。今晚到小珍



那邊去嗎。我可以陪您去。周五爺被他那麼吹吹打打的一說。心裏忽又有些活動。暗想。好弟那裏。其味也不過如此。小珍那邊。這個藥倒未試過呢。這小丫頭雖欠靈活。但究竟是怯生生的小姑娘。曾被我那般狂暴的欺負。凶狠的壓伏。想來是值得驕傲的。伍繩秋又說會生兒子。這話或者可信。我不是正盼望一個後代嗎。若是能够有。把她討回家也不錯。這孩子到底比好弟老實。容易駕馭。再不然。只試一試這藥。看她又作何情景。想至少也可以使她再吃一點苦。顯顯我的厲害。倒也有趣。好弟呀好弟。你小視我沒本領。不告訴我藥名。我就買不着。休想拿到別處去開心。除非你送給我幾粒在你那裏一用。那知我神通廣大。偷着一個空匣。也照樣買到手呢。越想越是得意。便答應伍繩秋。約定今晚便在小珍屋裏見面。伍繩秋見運動成熟。也就不多談別的。到了夜間。周五爺果又搖擺着重



到天香班來。行若無事的毫無半星慚恚。伍繩秋早已候在那裏。與龜搗們都暗暗慶幸。更極力的來奉承。小珍雖是恨他。但受了胖李媽嚴重的警告。又須顧全一點做姑娘對於同班姊妹們的面子。不能真將一個開苞客人隨便弄脫了手。只好忍著傷痛氣惱。勉強敷衍。周五爺幾句道。你怎麼兩天不來。連條子也不來叫。真叫人家心急。說著。引起一番傷感。聲音就有些帶著嗚咽。周五爺靦靦著道。對不起。實在是事忙。今天有空。也就趕忙的來了。伍繩秋也道。我知道。周五爺是天天都挂念著小珍的。胖李媽又湊趣逗笑道。五爺。您還不知道。有新鮮的笑話呢。小丫頭看您兩天沒來。急得一日到夜。追著我問。五爺怎麼還不來。好似要我賠她一個五爺似的。我又到那裏尋去呢。昨晚等得更急了。催我找一個瞎子算算卦。我真被她吵得沒法。大家又都好笑。這樣小小年紀的毛丫頭。就曉得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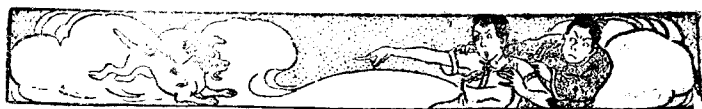
男人啊說著。并發出鴉鳥叫般的怪笑。周五爺聽了。也爲解頤。便七扯八拉的與她們笑說了一頓。看看是時候了。他野心勃勃。不耐久坐。便催伍繩秋快走。小珍也只得又老早的服侍他去睡。可憐這一宵蹂躪得一個弱小的。小珍。如烈火灼身。如毒蛇繞體。求生不得。欲死不能。宛轉哀啼。只苦苦的告饒。周五爺卻還是興致不淺。不但毫無憐惜之念。反因爲小珍呻吟得可慘。自以爲已收伏了她。更引起他那極度的獸性。盡情的發洩個不休。顯他是有神力。這一來。就幾乎斷送了小珍大半條性命。似這種英雄氣概。在一個弱女子身上施展。真非常人所能。古來有些個專制魔王。無道昏君。逞一時的高興。創製出種種奇刑。任便將無辜的臣民。抓來試驗。受罪的人。在下面血肉橫飛。呼天搶地。他卻堂皇高坐。飲酒取樂。視爲絕妙的消遣法門。周五爺此時。大概也就是這種變態的殘忍的心理。



吧。小珍受了這一夜的大罪。早上竭力掙扎起來。只覺渾身骨節發燒。作痛。舌頭焦枯。兩目冒火。腦頂好似有山石壓著。雙腿幾乎癱瘓。得寸步難行。萬想不到這個可憎的周五爺。還有這樣一番極毒辣的手段。這明明是他曉得我有些憎厭他。故而施行這種要人性命的報復。從這時起。益發覺得周五爺陰險狠毒可怕。真怕得他如極可畏的魔鬼一般。差不多望見他的影子。也會毛骨悚然。便設法遠遠的避著他。更不敢與他親近了。好容易盼得他走。到了夜晚。以為他已經劇烈的報復過。總不會再來的。那知道平日盼他來。他卻不來。今天禱天祝地的盼望他別來。他可偏生又來。在周五爺殘忍性成。餘勇可賈。視這等小小的慘劇。遠不及戰場上殺人放火流血盈野那般壯烈。但小珍痛苦的難關。接續而至。眼見這樣貌小微弱的孱軀。萬萬不能再行禁受。殆早已嚇得心驚膽戰。魄散魂



飛準備死而後已了。胖李媽雖然心狠。但小珍究竟是她的錢樹子。要靠來長久擠榨。取用無窮的。早上周五爺走後。聽了小珍一場泣訴。又看她十分憔悴。面色如白紙一般的白。也不免有點痛心。恐怕一下子便被周五爺折磨倒了。爲這一點錢。蝕煞老本。也是不上算的事。便說風說水的。央告周五爺道。小丫頭人小。總得請您多憐惜些。周五爺心裏明白。只是微笑不語。推延到夜深。小珍恐怖不堪。只躲在後房裏啼哭。向胖李媽說。殺了她的頭也。決計不出來。胖李媽左右爲難。很無聊的問小玉有什麼好法子。小玉一想。妹妹吃這番苦。全因爲她病久色衰。拴不住客人。才逼得小妹妹來替死。這明明是她害的。心裏那能過意得去。只好挺身出來。維持場面。一壁忙著安慰小珍。一壁又時時趕到外邊屋子來緊陪著周五爺。到了臨上床了。周五爺候小珍不來。迷著一雙饑眼。細看小玉。依然有



幾分姿色楚楚動人。便裝瘋似的說道。談得怪起勁的。你走了。我覺得冷靜。你又不是外人。今晚就陪我和小珍一床睡。熱鬧熱鬧。胖李媽聽說。這樣正好解小珍的圍。就極力贊同道。再好沒有了。小珍本來年小不懂事。不會侍候五爺。小玉你就幫著陪陪吧。都是自家人。不礙事的。小玉正因問心不定。自也贊成這個變通辦法。仍替回小珍來。免得妹妹多受磨折。但聽小珍說得那般可怕。也不免有些膽寒。不過轉回來又自己寬慰著。周五爺從前本會接待過的。也不見得怎樣凶法。就羞怯怯地承認了。鋪床疊被之後。因為周五爺還再三催問小珍。又問了胖李媽來到後房。勸了小珍幾句。萬事有姐姐擔代。放心出去吧。既吃這個苦飯。是沒法子想的。得罪了周五爺。大家都不好。這才把小珍勉強掖出來。讓周五爺一箭雙鷗。又演了一套新鮮故事。隔一天起來。小珍仍是那樣愁眉苦臉的。小



玉病後。身子究也不甚結實。爲了顧憐小妹。不免多有偏勞。額上就新貼上兩塊小銅錢般的頭痛膏藥。在周五爺看去。翻似帶雨梨花。軟綿綿的別饒丰韻呢。不覺又照式多住了一夜。到第三天晚上。周五爺重復來到。本想小坐片時。就去看好弟的。正在和小玉姊妹倆翻撲克牌玩。忽然門帘一掀。另走進個姑娘來。向小玉要一件東西。周五爺抬頭細看。見這人身子和面孔。都一致的團團和東瓜一樣。皮膚非常白淨。相貌也光亮飽滿。不知怎的他又看中。并好像在那裏曾經見過。只一時再也細想不清。照他的脾氣。想什麼就要什麼的。愛什麼就要馬上拿到手的。此時既已動心。認這個姑娘爲可用之才。比小玉小珍。都來得合乎實際。便急忙忙指著那人問小玉道。她是誰。我怎麼覺着曾認得她。小玉聽說。不覺笑得一身發顫。直指著他說道。你這個人。真有些糊塗。話還未說完。周五爺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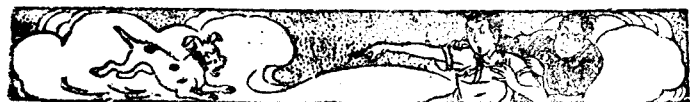
立起來搶上前把那個人手兒挽住。小玉礙著那人立在當面。卻又不便直說下去。周五爺忙又追問道。你怎麼說我糊塗。小玉道。這個人你都忘記了。你還說不糊塗嗎。你再想想看。那知周五爺還未細想。那人被他捏得忒緊。早已急得勃然變色。連連央告道。不要這樣。我還有事去。放手吧。央告得差不多。滴出眼淚來了。周五爺手裏一鬆。那人便飛也似的向外逃去。周五爺捨不得。還大聲吆喝著追到門邊。只追得那人嗚呀嗚呀在院落中亂跑亂叫。小玉從後攔住道。得啦。別再嚇人了。周五爺微笑著坐回來。仍迭連向小玉追問。那人是誰。小玉只好告訴他道。那不是你這回第一趟到天香班來挑識的人嗎。她叫翠福。你怎麼真個就把她忘了。這句話。不獨把周五爺提醒。恐怕本書一般讀者也被提醒了呢。愛讀的諸君。可覺得本書第四回上有一個小小的漏洞麼。在著書的我。心中自有



成竹。當然不承認是個漏洞。不過留到第八回才交代。細心的讀者。一向總不免有點懷疑吧。當周五爺打滿天飛茶圍。闖到天香班。發現了柴房臥病的小玉。可是他并非專誠奉訪小玉去的。只不過是偶然的遇合。就是認識小珍。也并非那晚曾把小珍挑上。實是他另外曾挑過一個姑娘。在那個姑娘房中。遇着小珍。因小珍而又發現小玉。事實本來是這樣的。他臨走不是還開發過五塊錢的盤子嗎。到了第二次去。才算是誠心探望小玉。恰好班子裏龜鶻們久仰他的聲名浩大。打算藉小玉身上拉住他這份闊客。早就趕忙重替小玉鋪好一個大房間。靜候他大駕的光臨。所以他第二次進門。開口一問小玉。伙計們就把他領到小玉新調擺好的屋子去。他一心只惦记小玉。也就把前番所挑識的那個姑娘。和那個房間。全忘了個乾淨。雖說那個姑娘。在第二次照例應把他當熟客。萬無



不親來打招呼之理。但他在第一個盤子上。已不大愛答理這個人。第二次又有許多龜鶻和小玉姊妹簇擁着。人多口雜。那有這位姑娘插話敘舊的餘地。他心中本沒有這個人。自然也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在老鴇一方面呢。北班組織。不似南班裏面常有多頭制度。每每一家南班。有無數的姑娘搭班住。幾乎每一個妓女暗中都埋伏著一個領家。倘若是這樣的。那個姑娘和小玉姊妹本來是兩起人家。那怕他成心要拋撇這個人。然而第一個盤子已經上上。在倡門不成文的法典中。只要他肯再進這家班子的門。便須強硬拖扯著當熟客。不怕他不再開一個盤子。就是他平白要另挑一個人。拗他不過。也得挨家平均開盤子一份。休想賴得脫這一邊。只因天香班是北班。差不多一班子的姑娘。全屬于一個領家。胖李媽的便是。外來搭班的。只有一兩個人。這小玉姊妹和那個姑娘。



全是胖李媽自小買來的。所以小珍上次才能那樣隨便在那個姑娘房裏與周五爺拉搦。後來胖李媽見那個姑娘巴結周五爺不上。再加之對周五爺的欲望很大。不在乎這多添一份的盤子錢。便索興媽糊不提。更湊上周五爺那種海闊天空的脾氣。就通統媽糊下去。著書的也樂得賣個關子。施個狡獪。大家都來媽糊。此刻周五爺提醒過來。摸摸腦袋想想。可不是曾經挑識過這個翠福。但他今晚這一追問。是另有用意的。這兩天一箭雙鵰。起初雖尙新鮮。過後又覺味同嚼蠟。偏巧重遇見這翠福。在他那喜新厭舊的眼睛裏。忽又看中了翠福身體健壯豐腴。比好弟還可愛。當下又暫將好弟也忘卻。一心要轉翠福的念頭。想著在先還有一盤子之情。中途又棄置得不合理。不能不來點假做作。以圖轉圜。便忙吐了一口唾沫到地下。怪聲叫道。呸……我可真糊塗了。多少天都忘記了答



理人家。連盤子也沒補開一個。這怎麼對得起人。該死該死。這確是我的不對了。快把她請進來。我要向她賠清。至少也得補還她十來個盤子錢。我能够這樣不懂規矩。虧負人嗎。說著說著。掏開腰包。抓出三十元的鈔票。往桌上一擺。定要叫翠福進來收下這份錢去。小玉還沈吟著沒答應。胖李媽卻在外面聽得他怪聲亂叫。不知出了什麼事。連忙進來看。問明白後。到底也是一筆生意。經斷無見錢不收之理。就笑嘻嘻滿口答應道。我去叫翠福來好了。幹嗎還要五爺破費。周五爺又急叫道。這已是太對不起她了。她不來收這個錢。我心不安。但你們也不好。知道我記性壞。爲何早不提醒我。快去叫。別讓我着急了罷。說畢。一手將胖李媽推出門外。不一會。胖李媽就把翠福踉蹌着硬拖了進來。談起翠福這個人。爲什麼要這樣躲避周五爺呢。這理由也很尋常。人類沒有不負氣的。她被



周五爺無端挑識過一回。只便宜了小玉姊妹倆。再來就挨襯不上。這是多沒光采的事。後來小玉姊妹房裏迭二連三那般熱鬧。她冷清清的攤不着。對於同班中人面子上多麼難看。心裏的委屈又多麼難受。一個人私下裏已哭泣過多少次了。及到小珍梳櫛以後。小玉又接續着蒙周五爺愛寵。鬧出那些慘無人道的新鮮事體。她倒又覺着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很慶幸着自己逃過這種毒手呢。然而因此看出周五爺實在不是個人。又不免在暗中咬牙切齒。痛恨他是個殘暴的魔鬼。在前幾夕周五爺天天飲酒夜夜笙歌的時候。她何曾沒踏進過小珍的屋裏來。只是趕忙的便迴避開。決不想再邀魔鬼的青睞。想不到底躲不掉這場災難。仍被這魔鬼厲爪擒住。也就只好怨氣運的不佳罷了。後事若何。下文另記。



第九回 禍不單行一夕惡緣身受累 數由前定三天清恙局翻新

話說翠福被胖李媽說好說歹拖進來。滿面驚惶。無窮冤屈。低着頭坐在周五爺旁邊。只是一言不發。周五爺卻涎着臉。只說對不起。又拉住她的手。問長問短。問個不休。胖李媽在旁也瘋瘋癲癲的。緊找些逗趣的話來圓場。她怕胖李媽見罪。這才勉強答理幾聲。滿以如說過了就完事。周五爺總是住宿在小珍房中的。捱到一點鐘。她總可溜之大吉了。那知周五爺打定注意。饒她不過。說了一會。竟老實開腔道。我是愛熱鬧的。大家談得合式。翠福今晚也在這邊同住下吧。論理我是應該補報她的。翠福聽了這句意外的話。大吃一驚。忙推托道。這樣使不得。我是不會伺候五爺的。還是讓小珍陪伴罷。但周五爺絕計不依。胖李媽又只認得錢。不肯教花錢的五大爺不快活。便板着臉責備翠福道。難得五爺仍是抬舉你。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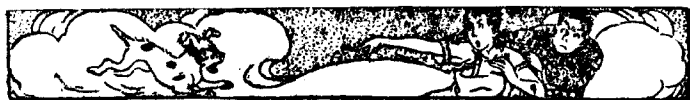
回你的面子。你求還求不來呢。這又有什麼要緊的。小玉不也是那樣嗎。你就好好的在這裏住下罷。翠福含着兩包眼淚。獨自向肚裏咽。本想拒絕到底。拚命不從。無奈處于老鴿積威之下。提不起這股勇氣。只得癡呆呆的坐在那裏。聽候魔鬼的生吞活剝。轉瞬間安寢時候到了。胖李媽抽身便走。又惡狠狠叮囑道。翠福呀。你年紀比小玉姊妹都大一些。應該多懂點事。五爺很肯照顧我們。你更應替我多省點心。不要怠慢了五爺。你聽見嗎。隨又向小玉道。你們大家都早些陪五爺安歇了罷。翠福抱着萬般的怨恨。担着無限的驚惶。除點頭以外。任什麼話都回答不出。小玉小珍樂得今夜多一個人作替身。再又想起這樣新奇的事。倒是少見。未免有些不慣。便全僵在那裏。而這房間中也陡的寂靜起來。周五爺不忙別的。先只向翠福百般哄勸。欲取得翠福的歡心。此時的翠福。既已身在阱



中插翅也難飛去。就只好件件依他。把這一夜鬼混過去。次日剛一起來。周五爺便接得朋友一個電話。說完話進來。慌慌張張就吩咐叫汽車要走。原來魯大帥定下出京的行期了。他的獨立旅長委令也快就發表。總司令部有個做內應的朋友打電話通知他。教他早回防次預備着。怕的是大帥出京路過該地。還要下車檢閱訓話。他得了這消息。準備即晚便須離京。自不免一番忙碌。那還有心在什麼翠福和小玉小珍身上。走出房門。跳上汽車。也不提起要離開北京的話。更談不上何時重來敘舊。只由他一走了事。可憐天香班老鴇。存着莫大的發財慾望。滿想在三個討人身上。每人輪流敲周五爺一兩千元。那知道他走得這般神速。除了小珍的梳櫥和幾場牌酒現開銷以外。連小玉的住局錢。都不曾另外開發。更提不到旁的什麼竹槓了。總共算來。還算小珍梳櫥是不大吃虧的。其



餘小玉和翠福。只能算是配搭上去的贈品。這其中最冤枉的。尤其是翠福。補了三十元的盤子錢。既已聲明過了。不能挪作別用。卻是白陪他睡了一夜。這筆住錢還挂在賬上呢。即是與小玉打比。小玉也還在先多得着兩場花頭。和一些現款。更不料吃虧還是小事。等到周五爺出京的消息。由伍繩秋來證實了之後。老鴇種種希望落空。挨個兒認真算起賬來。反而誣賴翠福單做了虧賬生意。一肚子沒好氣。只想翠福一人頭上發洩。說都是她這個白虎星君不吉利。一夜工夫就把個大財神弄飛了。也許是她誠心得罪這大財神。把大財神氣得這般決絕。不然鼎鼎有名的周五爺。何至于拆這麼大的爛污。臨走都不明說一聲。又不開發一筆錢。看來小玉小珍本應有許多進項的。都受了這白虎星君的拖累啊。後來再又細細一打聽。在周五爺登車啓行的當兒。在西車站食堂還叫了好



弟一個條子。大約還得着一筆很豐厚的賞賜。偏偏他就不叫小玉小珍。眼見得還是好弟得了便宜。這越發足以證明全是翠福惹出來的晦氣。數落一陣。臭罵一陣。直恨不得要張開大巴掌來痛打她一場。翠福又冤屈。又氣惱。也號咷大哭的頂嘴道。我不會巴結這種客人。我本不答應陪他的。你們偏要逼我那樣幹。如今幹糟了。卻把罪過推在我一人身上。天可憐見。那一晚上。我那一點沒低心下氣的順從他。將就他。你們不信。可以問問小玉姊妹。他是那種缺德的脾氣。拉了屎不擦屁股的。怎麼好盡埋怨我。我吃了虧。又敢埋怨誰呢。說着。索興槌胸頓足。尋死覓活。大大的鬧個不休。世間老鴛雖狠。卻也怕姑娘拼命。逼出另外的枝節。胖李媽這才饒過了那可憐的翠福。不再于多扳她的差錯。且說周五爺那天啓程回河南。先回宅辭別兄嫂。收拾行李。卻單單不見小廝朱成在上房伺應。



馬弁目王金貴回稟道。朱成這孩子病了。身上發燒。吃什麼吐什麼。病勢實是不輕。怕不能一塊走呢。周五爺道。我不在家。你們怎麼不早早請醫生替他看看呢。如今要動身了。帶着個病人。怎麼辦。他嫂嫂厲夫人在旁聽見。便插話道。朱成這孩子。怪伶俐的。既然病了。不能同走。就留他在這兒罷。我那裏不多用一半個人。何況還是個很可憐的孩子。五弟。就這麼辦吧。周五爺一壁檢東西。一壁應道。既然嫂嫂可憐這孩子。就讓他在這裏吧。我那裏也有的是人用。厲夫人便吩咐王金貴道。那麼。你去告訴那孩子一聲。不要從病中撐起來收拾行李了。王金貴唯唯連聲。退了出去。一忽兒。又帶着幾個馬弁和李子興等進來。人多手快。很迅速的。就將周五爺的行李收拾妥貼。周國虞在外面接着電話。也趕回來了。兄弟們又手拉手到裏屋秘密談論了許久。周五爺看看錶。是時候了。便辭別了。



嫂奔西車站去。到了外院子裏。想起朱成來。不知病成個什麼樣子。又折入門房裏去看看。朱成正躺在炕上。哼肚子疼呢。身上蓋了一床污髒的老藍布棉被。只露出一副臉在被外邊。那臉非紅非白。非黑非黃。卻是煤灰另調醬油般的色彩。想是病着懶得洗臉。一些污垢連同煤灰雜亂無章的塗在臉上。倒好遮住本來面目。看不出病容來。一眼看見團長來到。驚慌得說不出話。只一味的胡哼着。周五爺忙發話道。朱成。你既病了。就不用跟我回河南了。等病好後。就在北京宅子裏當差。好好伺候二大人和太太罷。說着。并掏出一張五元的鈔票。叫王金貴遞與朱成。賞給他調理病症。朱成伸手接過。伏在枕邊正哼着謝謝團長。厲夫人立在門口邊聽見。搶着又囑咐道。這五元錢。叫朱成留着慢慢花吧。瞧病買藥。叫他隨時向賬房裏伍師爺支去。李子興。你聽見嗎。頂好還須快找個醫生與他



瞧瞧別耽誤日子了。李子興答應了一聲。是。湊巧伍繩秋也正在門邊。連他也答應下來。周五爺當然就再沒有什麼不放心的。移步走出。又謝過了二嫂。便登車而去。伍繩秋仍是送到車站上。到了西車站。時間還早有幾個送行的朋友。就便拉他到車站食堂。吃一頓饒行大菜。周五爺盤算着。此次在北京窩子裏玩出許多花樣。倒還稱心。一日別去。竟有些兒留戀。小玉小珍那裏。事情雖辦得多。卻也花過一筆成總的錢。這樣散了。並沒有什麼過意不去。到是好弟那邊。承她待我不錯。如今拔足便走。連信都不通知一聲。卻有些心癢癢地不好受。趁着還有工夫。便特地發了一張請客票。請好弟來作別。好弟到後。他把話說明。好弟是何等的妓女。在這個關鍵上。豈有不善于演表情的戲劇的。登時堆下一副愁容。盈盈欲涕。只拿着小手帕往眼眶邊直擦。也不管擦得出擦不出眼淚來。只要使



那個大傻瓜知道她是那裏哭。那就行了。果然哭得周五爺心中甚是難過。只索好言安慰。說他不久仍要來的。說來說去。竟把自己心眼說動。不是她捨不得他走。反是他捨不得她走了。好弟又淒慘着說了許多話。教他路上多多保重。不要忘記了她。就是人不能快來。信是要常寫寄來的。在此依依不捨之時。匆匆用過了一頓大菜。周五爺自尋煩惱。竟有些咀嚼不下。好弟又不知在什麼時候。掉了個搶花。打了個電話到班子裏。飯一用完。迎紅院伙計忽地送了幾件禮物來。全是周五爺平日愛吃的食物。好弟還說。匆忙裏買不著什麼。這一點點請五爺賞光留在車上用罷。禮輕仁義重。如此更顯出好弟的交際手腕和多情的處所來。周五爺便就笑嘻嘻地一概全收了。并還與她打諢道。還有一樣寶貝東西。是我最愛的。怎麼不也送我兩匣。好弟聽出是那話兒。嬌嗔著回答道。別人家



心裏說不出來的難受。你倒還好意思向我淘氣。虧你說得出。你還想那樣東西去和別人痛快嗎。可見你剛才說怎樣怎樣忘不了我。全是些假話啊。說罷。她又嗚咽著要哭了。累得周五爺又連忙陪小心。只說是鬧着玩的。河南那種地方。那裏有好的人。配用這種珍貴東西。好弟回嗔作喜。笑說道。你莫非想帶回去送你們太太嗎。若真爲這個。我倒可立刻派人買幾匣送你。周五爺忙搖手道。我家裏用不著這個。彼此一笑。此話也就不再提了。好弟坐了一會。還不肯走。定要送到車上。等火車開了才去。周五爺攜著好弟的纖手。踱到火車邊。心中滿藏著一個好弟是多情多義的念頭。又收了她一份禮。盤算盤算。這一次在她那裏報効得不及天香班多。真有點虧待她。便在這無可奈何之中。再破慳囊。又私地裏塞了好弟三百塊錢鈔票。并另賞送禮的伙計二十元。才再三請好弟先回去。好



弟假意不肯收這筆錢。無奈周五爺緊捏著她的手，定要她速速放在衣袋裏。人很多，拉扯著不好看。好弟便再不客氣了，但仍是立在火車邊不去。周五爺便只好立在車門邊陪她。等到車一開動，這才分手而去。伍繩秋在旁邊看得很清楚，不由把個好弟恨得澈骨。雖說三百塊錢花的是周家的冤錢，不應該他來痛惜。但若是花在小珍身上，他還可援例有個二八扣呢。怎奈周五爺偏被好弟迷住了。他在旁想替小珍再說點好話。總是說不進去。後來連他自己預約辦公處長的一些言詞，也沒撈得著多說。這也難怪他不由不恨了。伍繩秋這一氣氣得腦子發昏，等得火車開後，撇著嘴不與好弟打招呼，就自行溜走了。一直回到周宅，向厲太太報告。說五爺業已動身。厲太太又囑咐他隨時照看朱成。伍繩秋才退下來。自去生氣悶睡。可是朱成便從此在北京周宅養病了。談起他這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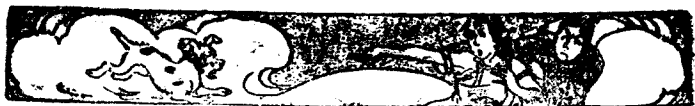
究是因何而起。倒也甚是簡單。無非是天天跟著丁得海在外面胡溜達。亂吃了許多生冷東西。肚子不消化。就停積出一場肚痛兼發燒的急病。病中餓了兩天。李子興又領他到藥鋪。找了個醫生瞧瞧。吃了兩帖藥。全是在賬房裏支的錢。到第三天頭上。瀉了幾次肚。病也就霍然而愈了。這也是數有前定。也命中應該在北京有些奇遇。所以早不病。晚不病。單在周團長動身的一天。病倒得一個。留在北京的機會。於他幼年的生活史上。重新翻展開一頁。自然是周團長一走。他的病就該好了。總計這場病只病了三天。病愈之後。不能老閒著。厲夫人又常常惦記著他。問過李子興幾次。知道他已經下床。可以做些零碎事情了。便叫他到上房。隨時幫著老媽子丫頭幹點輕微的伺應。朱成跟了李子興來到上房。對厲夫人行了個九十五度的鞠躬大禮。謝謝太太恩典。厲夫人一看。這小子



仍穿著軍裝破棉襖。身上擁腫得像個水筒一般。面孔上和手指上全髒污得不堪入目。厲夫人是個愛乾淨的人。這種尷尬樣子。如何看得下去。索興再施一回恩典。和顏悅色的說道。你這身軍衣。不要穿了。這裏是公館。不是營盤。穿這個灰老鼠似的衣服。我的女朋友們來看了不雅。快快換下罷。若是沒有錢買新的便衣。我這裏倒有辦法。我們老爺舊衣服有的。是呢。待我尋幾件出來。叫老媽子替你改小些。你就穿得很登樣了。說罷。隨即叫老媽找出幾件賞他。是一件半新的藍色胡縐棉袍。一套青華絲葛棉襖棉褲。一件黑緞子背心。那件背心并無破損。只不過有些油光氣。其餘也甚完好。僅僅袖口和腳管小些。是前五年的老式樣。朱成接過。非常歡喜。隨即央告老媽子替他改製。一夜工夫。將就改好。袖長一改。短袖口也顯不出甚小。穿上試試看。比軍裝合身多了。再細細洗一把臉。配



上這身長袍短褂。居然打扮成少年書生模樣。就是委屈著當差。也不愧爲一個伶俐乾淨的小廝了。仍由老媽子帶了上去。再謝過厲夫人。恭恭敬敬往旁邊一站。竟像換了個人似的。厲夫人越發喜歡。當面又誇讚了幾句。并教給他一些跑上房的規矩。朱成福至心靈。果然一學就會。從此就天天到上房來當一個小聽差。遇事都很能得厲夫人的信任。每逢有客人打牌抽水。必定將他劃歸上房老媽子丫頭一起。比較門房裏可以多分些錢。每月又替他訂上四塊錢的工資。他起初幹了兩個月。就剩下十五六元大洋放在腰包裏。因爲丁得海一去。沒有人勾引他出去胡買零碎吃。上房裏又不斷使喚。更沒有工夫可以出門去逛。因此他這兩個月的一切花銷。有了團長從前的五元錢。卽已够用。身邊錢有富餘。習慣上又穿會齊整的衣服了。忽的性情改變。也愛起漂亮來。不甘再做村野



的邇邇孩子了。花了一些錢。買了一頂舊銅盆式呢毡帽。又買了一雙新布鞋。再又從太太手裏討了些舊短衫褲和舊洋襪子。不覺裏裏外外渾身紮扮得甚是端正。連他自己照照鏡子。也自覺比從前中看。實在比花錢胡買東西吃來得合算些。從此用心修飾。又學會了用牙粉擦牙。用肥皂擦臉。盡攷究圖好看了。走到人面前。還斯斯文文。彬彬有禮。脫去了從前當小馬弁那種憊賴粗野的態度。外來的大人們太太們見了都誇獎一聲好。厲夫人便更加寵愛。一家男女僕役全羨慕他。忌刻他是個紅人兒呢。欲知這個小紅人兒往後還有什麼進展。且待下回另敘。



第九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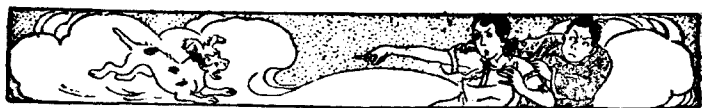


第十回 側室信蕭閒品題馬弁 孤星同搖落拜倒鴉環

這一天。厲夫人出門赴別家宴會去了。朱成趁著閒空。坐在門房裏和李子興等閒談天。突的周國虞從外面坐著汽車回來。京中大宅門的規矩。主人坐汽車回家。車到了自家大門口。汽車夫必定將喇叭捏得震天價響。好似通個信給門房中人。那時門房中大大小小的僕役。必須一齊跑出來排班似的。站立在大門邊。迎接主人。方成體統。新近學會了當差的朱成。自然也跟著李子興等出來站班。兩隻手向下垂得直直的。兩條腿仿著軍隊中立正姿勢。併得很攏。順便還向主人行一個注目禮。周國虞一眼瞥見。猛然間想起一件事。吩咐道。我有一個黑皮夾子。忘記丟在那邊公館了。快去拏回來。我等著要用。那句話。雖並不見得是吩咐朱成。但李子興卻當作是對朱成特命的差遣。等主人進去了後。就叫朱成快到



小公館拿皮夾去。朱成在宅子裏已經兩個多月。平日雖聽人說過。有個小公館在灰麵胡同裏。但是一趟未曾去過。並不認得那個地方。況且他是厲夫人的紅人。平日他不便往小公館跑。去巴結那厲夫人所最不願意的姨太太。此刻主人派了這麼一趟差使。不敢不去。但躊躇著不認得路。便問李子興。灰麵胡同離此多遠。向那一方走。小公館門牌是多少號。李子興還未細答。旁邊立著一個少年人。卻答應著道。我正要往那邊去。你跟我走就行了。朱成認得這答話的人。名叫柳春圃。就是那邊姨太太的堂房兄弟。年紀不過二十一二歲。說話夾些蘇州口音。爲人倒還和氣。大家全勉強叫他一聲舅老爺。不過這位舅老爺身分究竟低些。專門愛與門房中人接近。朱成第一天到宅子裏進門房睡覺。那與李子興等打牌的。便就是他。近來并聽見大家背後那麼談論。當他姐姐尙在倡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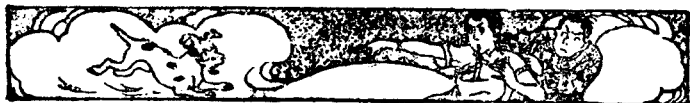
做生意的時節。這位舅老爺還在班子裏賬房中管過事。比龜奴身分高不了許多。因此伍師爺都有點瞧他不起。不大願意和他在一桌上打牌。又因此他也自慚出身微賤。極力的放和氣些。要拉攏人。連門房中的朱大爺。他都肯叫一聲大哥。絲毫沒有舅老爺的架子。來到這邊大公館裏。也只在門房中坐坐。并不敢闖到上房去。怕的是厲夫人見了板面孔。如今他既肯順便帶領朱成的路。朱成自己也樂于從命。便雇了兩部人力車。隨著坐到灰麵胡同。卻就在東四牌樓以南不遠的地方。下車進門一看。局面不及大公館的闊大。只是一家小四合房。小院子裏也種了些花草。布置得不失爲精雅。柳春圃正教朱成立在院落裏候一會。他進去代拿皮夾。不料正房裏面門帘一掀。迎頭走出一個可愛的小丫環來。見了柳春圃領了個不認識的小廝來到。便問道。舅老爺您來啦。有什麼事嗎。這



個人是誰。那說話的聲音。甚是嬌媚輕圓。柳春圍順口應道。是那邊公館派來取東西的。說着。竟自走進去了。那小丫環卻捨不得跟了進去。仍是立在階沿邊。癡癡的把朱成從頭到脚。看個不歇。朱成這壞小子。如今也不大老實了。猛的碰見這般一個俏女郎。年紀鬚髯與他一般大小。前額上一撮小劉海。烘托着一張小鵝蛋臉。不必擦粉。自然雪白。不必塗脂。自然鮮紅。說不盡體態輕盈。身材窈窕。還有一對小眼睛。窄窄的一條縫。似乎睜不開來。裏面卻蘊藏着晶燦的寶光。和無窮的媚意。把個朱成。不由也看得呆了。驀地裏勾引起極熱烈的愛慕。同時那小丫環也有動于中。同樣的愛慕着朱成。彼此你看我。我看你。無意中兩對小眼睛碰了個正着。那小丫環登時羞臊起來。小臉蛋上泛起一陣紅潮。噙的笑了一聲。扭回頭。拔足便跑。累得朱成也是面紅耳熱。三魂中飛去了二魂。僥倖還記



得曾經又見過那小丫環的後影。是梳着一條小辮子。把根上紮着一束五彩絲線。不由便把那條可愛的小辮子想得出神。那小丫環進了上房。柳春圃已經對姐姐將朱成的來意說明。取過那黑皮夾。正待要出來遞與朱成帶去。銷差。不料小丫環嘴快。笑嘻嘻也對太太說道。太太。今天那邊公館派來取東西的聽差。是個小孩子。從來沒見過他來過這裏。大概是新雇來的人呢。柳春圃便就解說過。那是五爺帶來的小馬弁。如今留在那邊公館裏當聽差了。來了還只兩個多月。倒是個頂機伶的孩子。他姐姐閒着無事。聽說是來了個沒曾見過面的小聽差。一時好奇。就親自出去看看。那小丫環笑盈盈跟在後面。遠遠的咳嗽了一聲。那朱成究竟乖巧極了。見迎面又來了一個少婦。比厲夫人豔麗得多。心裏明白。這定是主人的姨太太了。趕忙定了定神。搶前幾步。恭恭敬敬請了個安。又清



清朗朗的叫了一聲太太。什麼二字和姨字。一個也沒會亂加上。那姨太太聽了非常開胃。當場就嘉獎道。你這孩子。倒還懂得規矩。隨又問明他的名姓。并吩咐他沒事時也常到這邊來走動走動。朱成應答如流。連說了無數聲是是是。并又特別討好。說是只要太太肯叫我作事。我一定就常過來伺候太太。引得那姨太太喜笑顏開。登時就賞了他兩塊大洋。交在小丫環手裏。轉遞與他。那小丫環藉此機會和他接談。便笑迷迷的說道。這是我們太太賞給你的。你拿去罷。說着。將那兩塊錢塞在朱成手心中。偷偷的還輕輕捏了他一下。又順便飛了個眼風。那朱成趕忙又請了個安。說是謝太太的恩典。但兩隻小眼珠子。只是釘着那小丫環。一迭迭的傻笑。柳春圃在旁。將皮夾也遞與朱成說道。那麼你就快回去吧。那姨太太轉過身子。在此時已向上房走回去。路上偶又對小丫環說道。這孩



子很好。沒事可以叫他常來來。那小丫環假公濟私，捧了雞毛當令箭。趁勢又回頭大聲叫道：「朱成，你聽見嗎？我們太太教你別忘記下次還再來呢。」這句話是高興起來放開喉嚨叫出的，聲音越發尖脆。朱成走了兩步，聽得分明，也立住了脚，回頭應道：「姐姐太太的話，我聽明白了。有空我就來。彼此這一回頭，不覺眼光又對射準了一次。朱成神魂飛越，就是這樣胡思亂想，如醉如癡的一路走回去。將皮夾送到上房，一個人躲在門房角落裏坐着發呆。心坎裏好似打了個很大的緊結，再也舒散不開。等到厲夫人夜深回宅，走上去再伺應一會，懶洋洋越發打不起精神。敷衍完畢，上床睡覺，竟翻來覆去的睡不着。滿眼都是那小丫環可愛的面影。在他跟前跳動，禁不住要聚精會神仔細的想。把白天裏所經過的奇遇，似背熟書一般重想了幾遍。很覺津津有味。但另外還有一樣驚奇，想他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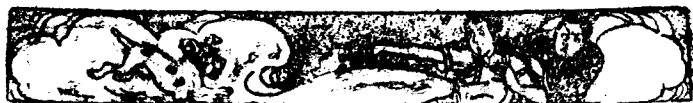
己向來是何等寒儉和笨拙。今天怎麼恁般伶俐滑溜。會討那姨太太的好。又敢大胆叫姐姐。分明這并不是自有的本能。乃是見着這樣生平唯一可愛的女郎。從精神作用上給予他一種絕大的力量。才啓迪得他能够突如其來融會貫通的那樣做。不過這種精微的道理。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仍然只歸納到懵懵懂懂初次嘗試的單戀上去。過了兩三天。他這單相思病害得很劇。再也忍熬不住。抽個空竟悄悄地又摸到灰麵胡同去。剛一進門。正遇見那小丫環在院子裏。手拿着一把小剪子。剪那花盆裏菊花的敗葉。互相一看。又不覺彼此一怔。而互相對笑起來。他尤其是心花怒放。有一股喜氣。從心尖上湧到腦海裏。再灌注到全身筋絡。以至腳指尖。立刻把別離後幾天來的苦悶。掃除得一乾二淨。趕忙很親熱的叫道。姐姐。我來了。請你向太太回稟一聲。有什麼支使我的事情。



沒有那小丫環笑應道。好。我就替你說去。你可別走。說罷。拍拍跑。跑得花鞋的皮底落地很響。直往上房跑去。只看見她腦後的小辮子。飛起來像在跳舞。將那小剪刀也忘記丟在花盆裏了。不一會。又聽見她在屋子裏嬌聲叫道。你進來罷。太太叫你呢。朱成便也答應着幾步飛快的跟進上房。卻見裏面還有靠東的一個小套間。那小丫環掀開門帘。立在長坎上向他招手道。太太在這裏。朱成又冒冒失失走進。竟來到一間極精美的臥室中。那姨太太平常在家也打扮得像花朵兒似的。笑吟吟正坐在銅床的邊沿上。朱成忙又請了個安。叫了聲太太。垂着手向門邊一站。那姨太太笑說道。你倒聽話。今天會找了來。從今後見面不要請安了。我討厭這個規矩。不如隨便的好。朱成答應了是。便問太太有什麼事叫我做沒有。那姨太太想了想道。我這裏沒有多的事。你老遠的來一趟。就在這裏



歇一歇。你人還小。玩玩不要緊的。隨卽找些閒話和他說。或問問那邊大公館的情形。或問問他從前在鄉下的景况。說了一陣。全是些無關緊要的話。又叫小丫環向桌上玻璃缸裏抓些精美的糖食賞給他吃。他接過了不敢就吃。姨太太又催着道。你本是小孩子。就吃些罷。不要講禮了。那小丫環也說道。太太叫你吃。你就吃。我們太太最愛人家爽快的。說得朱成無法。只好少少吃些。姨太太又隨時將許多不大相干的話問個不了。連那小丫環也從旁插了不少的嘴。說得忘形。姨太太和小丫環竟笑做一團。一迭迭向朱成引逗着玩。把個朱成說熟了。胆子一大。也隨便裝傻說些瘋話。勾惹她們笑樂。看看時近黃昏。朱成方才告辭說要回去。姨太太還沒答應。那小丫環卻先發話道。這麼急幹嗎。再玩一會去。朱成道。不是別的。怕那邊老爺叫我有事。還是改天再來罷。姨太太聽他說話說得



得體。沒說是怕那邊太太叫。心中一舒服。不由點點頭道。那麼。你就去吧。旋又掏出一塊現洋。拋綵球似的丟給朱成。賞他作車錢。朱成手快眼快。將那塊現洋接得很準。彎了彎腰。算是鞠躬禮。謝過了賞。見那小丫環在旁使了個眼色。朱成以爲可以走了。就退了出去。剛走到院子裏。不料那小丫環又緊緊的躡手躡足。跟在他後面。從他身後伸手扯了他一把衣角。低聲說道。不要忙。到我房間裏去看看。好不好。朱成情不可卻。就迷迷糊糊的跟了那小丫環。走到西廂房。又一個小套間裏。那裏面收拾得也甚清爽。一張小木床。也照樣放着綢面的棉被。雪白的臥單。另外也擺了幾樣齊整的木器。那小丫環到了自己屋裏。更無顧忌。竟拉着朱成的手。往床上牽道。你就在這裏坐坐吧。朱成是破天荒頭一遭。同一個妙齡女郎。靜悄悄在一淘。心裏不知是驚是喜。是疑是怕。只怦怦的亂跳。腦子裏

也似乎有些眩暈。身不由主。像騰雲駕霧一般。被那小丫環不知不覺間輕輕捺倒。一屁股果然坐在那床沿邊上。那小丫環接着也與他并排坐定。自始至終握住他的手。不會放鬆。彼此相對呆呆的坐了幾秒時。那小丫環忽的嘆味一笑道。呀……你怎麼不開口呀。朱成把頭一低。期期艾艾說道。你要我說什麼呀。這句傻話。引得那小丫環越發忍不住笑。幾乎笑倒要栽到他懷裏來。他連忙用手臂一擋。恰好托着她的香腮。偶一手軟。這香腮就往下一溜。緊攔在他的肩頭上。又聽得她在耳邊軟語道。這要你自己從心眼裏想出話來說的。你不會先問我姓什麼。叫什麼。多大歲數嗎。朱成被她壓得喘不過氣來。竭力掙扎着喘聲答道。我不是聽見太太叫你香玲嗎。她道。這個名字不好。我本來另有一個名字的。但我不告訴你。朱成此時心神稍安。便也大着胆試學起撒賴來道。好姐姐。你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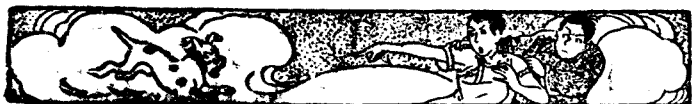
要我問你。如今就算我問過了。快快告訴我罷。她忽然想着旁的事。把頭抬起。鄭重的問道。你老叫我姐姐。究竟你今年多大啦。他沉吟了片晌。答道。我十六了。她喜得叫起來道。巧極了。我也十六。但月份上不知誰大誰小。我是二月初二子時生人。朱成也甚乖巧。忙接着說道。如此你到底是我姐姐了。我是四月初八午時生的。她益復把香腮靠在他肩頭呢。聲說道。這是天排定的。我應該做你的姐姐。好兄弟。姐姐自小沒有爹媽。眼前又誰是我的親人。想弟弟你也必是一個人沒得人顧憐。我們是一般苦啊。照這樣看。我們真應該多親熱些。單是口裏叫姐姐弟弟不算。還得拜一拜。認成親同胞姐弟一般才好。朱成被她這摯誠感動。不由很興奮的答道。我才是一個無父無母無親人的苦孩子呢。承姐姐看得起。我從心坎裏情愿拜你做親姐姐。我們幾時告個假。同到菩薩廟裏燒炷香。認真



的拜一拜吧。她道。只要你我心誠。也不必到廟裏拜。只今天發個誓就行了。弟弟。你將來如若壞良心。忘記了我這親姐姐。你便怎麼樣。朱成猛的立起來。指着玻璃窗外的天空說道。老天爺聽我發誓。我朱成日後若輕易對不起我香玲親姐姐。必定被砲子打死。一個死字沒說清。她趕忙伸出手掌將他的小嘴堵住。焦急着道。隨便發個誓就得啦。怎麼胡亂死呀死的瞎說。下次再這樣。姐姐要不答應你的好弟弟。你的誠心。姐姐總算知道了。朱成反過手來也緊握她的手說道。今天發誓。爲表明我的心。是不能不說重一點的。她順便又將他拉到床邊坐下。自己卻立在他的面前。聚精會神的看着他。并用纖指尖兒點着他的額角。清朗朗的說道。可是誓既發了。是一定要算數的。你別要以爲老天爺隔在窗子外沒聽見。就是這房裏的床公床母。也是很靈的啊。朱成連應了幾聲。是。又想了一想。



道。如今你既是我的親姐姐。你的真名字可以告訴我了。還有你姓什麼呢。她笑道。就告訴你吧。可不許亂叫。我小名叫文媛。記得我是上海生長的人。我家姓陸。離開家六七年了。自然是爺娘都去世很早。才孤孤單單一個人。流落在外頭。旋又附耳低語道。我是被堂房叔叔賣給眼前這位太太的。從前還跟她在窰子裏住過呢。現在總算已離開那種不好的地方。就做的是丫頭。我也是情願。比在窰子裏總好得多呀。何況這位太太還待我很不錯。并不一定拿我真當丫頭使喚。朱成聽得出神。不覺搖頭晃腦的道。哦。原來是這樣的。你本是陸文媛陸阿姐啊。她猛的把頭一偏。假裝生氣道。噢……你怎麼就瞎叫起我的小名來。不行。不行。朱成忙陪罪道。好姐姐。對不起。這是我疏忽了。下次不敢就是。略停一停。忽又怪叫起來道。哎呀。我真是糊塗。既認了個親姐姐。怎麼會忘記向姐姐叩頭呢。說



着。倒身就要下拜。香玲連忙對他扯住。連說不要拜了。不要拜了。在此拉扯的當兒。忽的聽見窗外有人咳了一聲嗽。那嗽聲甚爲清脆。香玲聽得出來是何人咳的。不覺勃然變色。搖着小手兒向朱成顛聲低語道。是太太在窗戶外呢。朱成大吃一驚。渾身更不由簌簌的亂抖。就在這一聲嗽裏有分教。要引起豪門一件波瀾來。且待來章重提後事。

